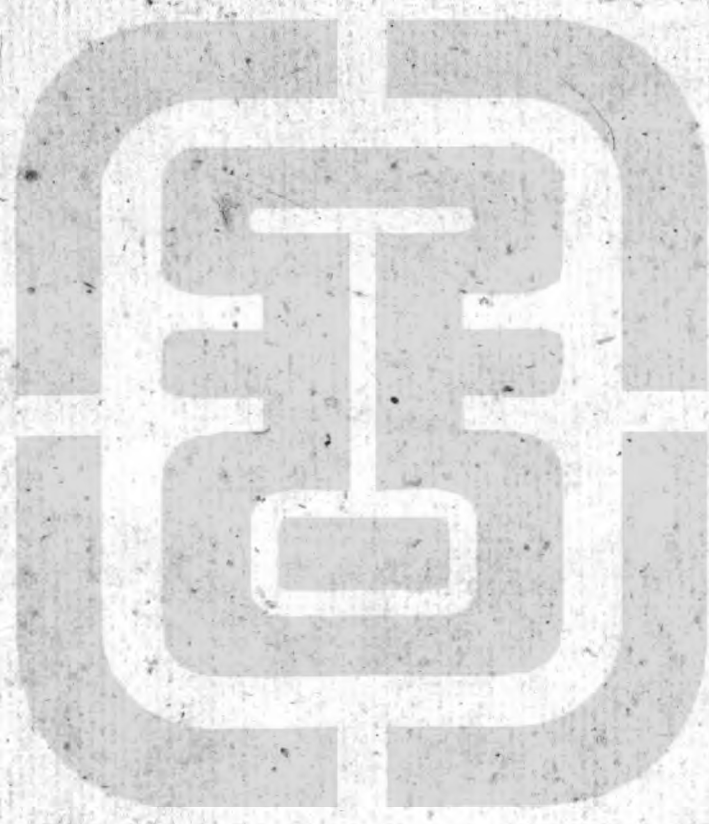


申
14
19



Handwritten mark or signature at the bottom left corner.

禮經奧旨

宋 莆田鄭 樵漁仲著

三禮總辨

儀禮者述冠婚喪祭朝聘饗射威儀之事 周禮者
周官政典之書述官府掌職之禮 禮經者乃古經
十七篇之外諸儒雜記合爲一書三禮竝是鄭註北
朝徐道明兼通之以授熊安生孔穎達采取其說以
爲正義

禮之別也有三曰周禮曰禮記曰儀禮孝經說曰經禮

三百威儀三千禮經說曰正經三百動儀三千禮器曰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詳此
諸文當時制作本有二書其三百篇諸記言官府職掌
上下之序其三千者皆委曲升降進退之辭安知周禮
儀禮乃周人之禮而所謂禮記者特二禮之傳註耳漢
興禮經焚燒獨甚惟魯高堂生所傳士禮一十七篇今
之儀禮是也與夫后蒼曲臺雜記數萬言而已曲臺天子射宮
也西京無學行禮於曲臺后蒼禮記數萬言號曰曲臺雜記今之禮記是也而周禮

一書至武帝時河閒獻王得之於女子李氏失其冬官

以考工記足之獻於武帝時藏之秘府五家之傳莫得

見焉

五家傳弟子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大戴小戴

漢世諸儒傳授皆以曲臺

雜記故二戴禮在宣帝時立學官周禮儀禮世雖傳其
書未有名家者至鄭康成然後二經之訓釋始具焉至
孔穎達賈公彥而後三經之疏始備焉

仲長統曰周禮之經禮記之傳禮記作於漢儒雖名
為經其實傳也陸德明曰此記二禮之遺闕故名禮
記如介僎賓主儀禮特言其名禮記兼述其事意今
之禮記特儀禮之傳耳傳以傳寫為文或親承聖旨

學海類編 一
或師儒相傳謂之註者不敢傳授特註己意而已皇氏以爲自漢以前爲傳自漢以後爲註然王肅在鄭之後亦謂之傳其說非也

三禮同異辨

三禮之學其所以訛異者其端有四有出於前人之所行而後人更之者有出於聖門而傳之各異者有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自爲一朝之典者有專門之學各自名家而以臆見後先代之訓者此四者不可不知也何謂前人所行後人更之者昔者先王制禮因其時宜而已

後世時異事殊從而易之墨始於晉髮始於魯廟有二主始於齊桓朝服以縞始於季康以至今者麻冕今也純儉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同爲一代而異制如此幸而遺說尚存得以推者因革之故設其不存則或同或異無乃滋後人之疑乎此三禮制度不能無乖異也何謂出於聖人之門而傳之各異者昔者七十二子之在孔門聞道均矣夫子沒而其說不同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小斂而奠曾子曰於西方子游曰於東方異父之道子游曰爲之大功曾子曰爲之齊衰曾子子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游同師於夫子而異說如此况復傳之羣弟子之門人則其失又遠也從而信之則矛盾可疑從而疑之則其說有師承此三禮文義不能無乖典也何謂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而自爲一代之典昔者三代之世聖君賢臣各有制作迨夫秦漢儒生學士亦欲效之呂不韋作月令蓋欲爲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博士欲爲漢制故封爵不純於古後世明知二書出於秦漢猶且曰月令爲周禮王制爲商禮况三代之書所成非一人所作非一時作周禮未嘗與儀禮謀作儀禮者未嘗與周

禮禮記謀又烏能使之無乖異也何謂專門之學欲自名家而妄以臆見爲先代之訓者昔者春秋之末能秉周禮者惟魯而已而執羔執鴈魯人已不自知則禮之所存蓋無幾也延乎秦世灰滅殆盡漢世不愛高爵以延儒生甯棄黃金以酬斷簡諸儒斐然各述所聞雜以臆見而實未見古人全書故其學以霍山爲南岳以太尉爲堯官以商之諸侯爲千八百國以周之封域爲千里者四十九以分陝處內爲三公以大宰大宗大卜大士爲六官當時信其古書而無疑後世以其傳久遠而

學海類編 卷一
四
禮學之訛以此鄭氏註經不究所述之人不考所作之時不精詳其可否而槩謂之先王之制禮有不貫則曲說以通之至今後世議明堂或以爲五室或以爲九室或以爲十一室議大學或以爲五學或以爲當如辟雍或以爲當如膠庠或以爲當如成均瞽宗詢其言之所自則皆三禮之書察其書之所載則皆周禮之制夫明堂一也而制有三大學一也而名有六此何以使後世無疑哉

儀禮辨

儒林傳云徐生善爲頌讀曰容故詩言禮爲容者由徐氏

古人造士以禮樂與詩書並言之者儀禮是也古人六經以禮樂詩書春秋與易並言者儀禮是也儀禮一書當成王太平之日周公損益三代之制作爲冠婚喪祭之儀朝聘射饗之禮行於朝廷鄉黨之間名曰儀禮而樂寓焉正如禮樂與服志之類漢興傳儀禮者出於高堂生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文帝時以容爲禮

大夫

一士冠禮

五鄉射禮

二士婚禮

六燕禮

三士相見禮

七大射禮

四鄉飲

八聘

禮

九公食大夫禮

十三既夕禮

十親禮

十四士虞禮

十一喪服禮

十五特牲饋

十二

學每頁編

禮經奧旨

五

經翼

食禮

十六少牢饋食禮十七有司徹

後世之古經出於魯淹中河閒獻

王得之凡五十六篇竝威儀之事其十七篇與高堂生

所傳士禮同而字尤多略今二十九篇乃逸禮案班固

九流劉歆七略竝不註儀禮往往漢儒見高堂生所傳

十七篇遂模倣禮經而作之而范曄作後漢書云禮古

經與周官經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以後鄭眾

馬融等為周官作傳竝不及儀禮

鄭眾馬融以傳周官而儀禮一書未嘗教

授至康成傳周官儀禮始為之註也

則儀禮一書蓋晚出無疑者故聘禮

一篇所記賓介饗餼之物禾米薪芻之數籩豆簠簋之

實銅壺時饗之列考於周官掌客之禮皆不相合儒服

一篇

子夏先傳之諸儒各為之訓詁

凡發傳日以釋其義者凡十有三

又有問者曰何以何也之辭蓋出於講師設為問難以

相解釋此皆後儒之所增益明矣儀禮之書作於周公

春秋以來禮典之書不存禮經之意已失三家僭魯六

卿擅晉禮之大者已不存矣士大夫略於禮而詳於儀

故殺烝之宴武子不能識葬器之薦籍談不能對郊勞

贈賄魯昭公非不知禮而女叔齊以為儀也非禮也捐

遜周旅之閒趙簡子非不知禮而子太叔以為儀也非

禮也而古人禮意未有能名者傳至後世漢舊儀有二
即爲此容貌威儀事徐氏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音爲
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吏皆詣學學之則天下所學儀禮
者僅容貌威儀之末爾今儀禮十七篇鄭康成王肅等
爲之註唐正觀中孔穎達撰五經正義疑周禮儀禮非
周公書其後賈公彥始爲儀禮疏因齊黃慶隋孟哲章
句刪取其後爲疏五十卷韓文公嘗苦儀禮爲難讀又
作讀儀禮曰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惜乎吾不及
其時進退揖遜於其閒嗚呼盛哉安得讀儀禮如韓文

公與之論儀禮哉

禮以情爲本

禮本於人情情生而禮隨之古者民淳事簡禮制雖未
有然斯民不能無室家之情則冠婚之禮已萌乎其中
不能無交際之情則鄉射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追
慕之情則喪祭之禮已萌乎其中自是以還日趨乎文
燔黍捭豚足以盡相愛之禮矣必以爲未足積而至於
籩豆鼎俎徐行後長足以盡相敬之禮矣必以爲未足
積而至於賓主百拜其文非不盛也然即其真情而觀

之則籩豆鼎俎未必如燔黍捭豚相愛之厚也賓主百拜未必如徐行後長相親之密也大抵禮有本有文情者其本也享食之文揖讓拜跪其本則敬而已喪紀之文擗踊哭泣其本則哀而已祭禮之文裸獻酬酢其本則誠而已卽其本而觀之日用三牲可以爲養啜粟飲水亦可以爲養襲冒絞紵可以爲葬斂于足形亦可以爲葬庭實旅百可以爲享瓠葉兔首亦可以爲享區區之文不患其不該也有其本而無其文尙可以義起有其文而無其本則併與文俱廢矣何謂之禮本本情而

已

禮文損益辨

禮文損益有三

商周之興所以損益禮文者其說有三一以觀諸侯之從違二以盛本朝之文物三以大先王之制度所謂觀諸侯之從違者商周之初興列國等夷耳一旦起而君之其服與貳未可知也先王思有以一其心於是乎正朔建丑者易而建子服色尙白因而尙赤戎車乘翰者改而乘駟播諸天下與之更始其果心服乎則必正朔服色舍舊而從新詩所謂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者也

其心不服乎則必正朔服色襲舊而不改王制所以革
制度衣服者爲叛叛者君討之也所謂盛本朝之文物
者天下之民日趨於文方以臺門納陛爲貴吾故以茅
茨土階臨之方以干戈羽籥爲儀吾故以蕢桴土鼓樂
之勢有不可故因其罍樽著樽而加以犧象因其雞彝
斝彝而加以黃目因其四璉六瑚而加以八簋因其鈎
車大輅而加以玉輅於以示天子之尊於以備宗廟之
飾則天下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所謂大先王之制度者
商周之初皆積累數百年有天下後世子孫求其制度

之出於先祖者張而大之以爲一朝之盛徹田爲糧公
劉居邠之所行也周公因之而備井田之制通爲天下
徹法而革夏商之貢助皋門應門太王宅邠之所立也
周公因之而定五門之制使諸侯惟有庫雉而不得有
皋應靈臺辟雍文王都豐之所營也周公因之而定爲
三雍之制使諸侯得爲觀臺泮宮而不得爲靈臺辟雍
蓋所以明王業之基焉禮文之損益不出於三者而已
矣

禮記總辨

三代正禮殘缺無復能明禮記一書出自孔氏七十二子各撰所聞或錄舊禮之義或述變禮之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叙得失編而錄之以為此記漢興孔家之書雜出於當時者二百一十四篇

漢興記數萬言於后蒼號曲臺雜記河間獻王得舊禮一百有三十篇集而上之又有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王史二氏戰國時人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一十四篇

大戴刪為八十五篇小戴刪為四十六篇至馬融又益以明堂位月令樂記三篇為四十九篇行於世謂之禮記禮記一書曲禮論撰於曲臺而不及五禮之大本

其言委瑣有放飯齧骨之語而五禮之本無聞焉

王制

著述於博士而盡失先王之大意月令摘於呂覽而錄

秦世之官

太尉

緇衣本乎尼子而改魯論之文

教之以德齊之

以刑取夫子之言而損益之

禮運載夫子之說

大道之言

有虧於名教經

解引易之緯書而嘗禘之說多牽天子之緒論明堂位

論周公踐祚世祀以天子禮樂檀弓載舜葬蒼梧夫

子墓馬鬣封之類皆流俗之妄語儒行全無義理如後

世遊說之士所誇大者

伊川云

玉藻一篇顛倒錯亂且不

可以句讀內則載養老數十餘語其文全與樂記同故

胡先生寅曰禮記出於孔子弟子必去呂不韋之月令

漢儒之王制其次則經解儒行之類仍博集名儒擇冠婚喪祭燕射相見之禮典以類相從然後可爲一書若中庸大學子思孟子之論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樂記表記學記坊記燕居緇衣格言甚多當爲中庸大學之次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如曲禮祭義祭法射義等篇戾古已多又王制月令之下然唐王巖於明皇時請刪去禮記舊文益以今事張說以禮記不刊之書去聖益遠不可改易今禮記之月令私本皆用鄭註監本月令乃唐明皇刪定李林甫所註端拱中李

至判國子監嘗復古文本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本唐註故至今不能改吁去一舊事復一古法尙重於依違而不決况禮記之全書乎大抵四十九篇之書雖雜出於諸儒傳記而不能悉得聖人之旨然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都之市珍珠寶貝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弗畔未可以其言非盡出於夫子而輕議之也

禮記傳授 竝傳小戴學

傳五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

大戴

小戴—盧植

慶普—馬融

鄭康成本盧馬說為之註 唐孔穎達疏

月令

月令呂不韋招秦客作呂覽一書著十二月記合十萬餘言名呂氏春秋書成垂千金咸陽市曰有能增減一字者與之漢儒取其篇首皆有月令故名之今以其書

考之周無太尉惟秦有之而月令云乃命太尉是官名不合也周無臘祭惟秦有之而月令云臘先祖是祭名不合也秦以十月為歲首而月令云季秋為來歲受朔是時不合也周以大冕郊天以大裘五輅大常迎氣而月令車服竝依時色是事不合也古無有養壯佼之名月令有之此皆秦人法制是制不合也案始皇十二年不韋已死至十六年始皇并天下以十月為歲首方秦以建亥歲首而不韋已死至十六年數歲矣今其書以來歲受朔之文必是後人附益以成書由今觀之淮南

有時則訓其文全與月令所同差不過百字戴德撰夏小正一卷乃夏四時之書全類月令然乙鳥作丹鳥若考之夏正又皆不合二家之書皆如月令所載不如月令之密故馬融舍二家而取月令附於戴記以傳後世亦已精別之矣漢制多舉月令唐及本朝亦遵奉之今監本禮記月令乃唐明皇剛定李林甫註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嘗請復古文本下兩制館建議胡旦等皆以爲然獨王元之不同遂寢後復數有言者終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依唐註故至今不能改而私本則用鄭註

月令之書取重於後世如此今歷法多用之未可以官名祭名時事之用秦制而輕議之也

月令十二月日在女而藏冰杜預註

左傳則以十二月日在虛危而藏冰

王制

夫子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漢文帝時諸儒刺經作王制博士諸生果何人哉而能爲不刊之典以傳無窮其論封建受田授地班祿之制則依倣孟子言禘祫烝嘗之說則採春秋之說而失其旨言訟獄正聽之辭則採三代之意而錄秦人之官言

巡狩則竊書之文言官則竊左氏之語其餘雜取公穀等說而益之以己見甚而所說朝聘爲文襄時事而大聘與朝又是晉文公霸時所制正所謂不知而作也雖其言未必盡非要之牴牾者多矣孔子之時杞宋之文獻不足而夏商之禮文不足徵矣孟子之時諸侯已去其籍周制又無所稽矣所謂王制者將周制乎抑夏商之制乎

中庸

子思孟子言性

傳道有淺深

中庸四十七篇所傳者子思一篇孟子七篇中庸之

說皆散在其中疑先儒抄其師語以成篇如樂記者然

中庸之書雖出於子思其實孔氏之遺書也七篇之書雖作於孟子其實傳於子思合二書而考之其言同其旨同而其閒不能無毫釐之別此可以見聖賢傳道之淺深也中庸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卽孟子之所謂性也中庸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卽孟子之所謂善也二子之言若無以異也然子思分性善而爲二孟子則合性善而爲一言其中節而和者不言其不中節此所

學海類編
以啓後世性惡善惡混之說也未若子思之言爲得也
中庸曰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行爲此言聖人之
道皆出於天下之所能行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此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也二子之言若無
以異也然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而孟子則取必於天
下之人天下苟有丹朱商均之不肖而不足以爲善則
孟子之論廢矣未若子思之言千載同是而莫敢非之
者夫中庸之書出於孔氏傳之子思又傳之孟子其立
論則同其明道則一而少毫釐之差則後世莫不爭出

所長角立其說以與之敵况下而荀卿楊雄韓愈之立
論欲以取信於人不其難矣乎

周禮辨

周禮一書詳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闕略
人生之身所以學者疑其非聖人之書按書傳曰周公
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
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則是書之在於周公
攝政六年之後周公將復辟於成王此是書之所由作
故周禮六官之首皆云辨方正位者此也周官序云成

王黜商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按周公攝政時淮夷
 奄已於管蔡同亂成王即政之後淮夷又叛成王乃親
 征之故云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當時營洛既成之
 後作周禮還歸在豐之後作周官是周官作於周禮之
 後明矣而鄭眾以書序言作周官為周禮則失之矣鄭
 康成又以成王作周官在攝政三年周公制禮在攝政
 六年愈失矣殊不知成王作周官既成書然後作誥命
之辭以戒臣下二鄭之誤皆因不見古文
尚後來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
 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何休或謂漢儒附會之

說

乃劉歆作

或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紛紜之說無所折衷

予謂非聖人之智不及此五等之爵九畿之服九州十

二境閩蠻夷貊祭天祀地朝覲會同之事皆非文王時

政所得及也以是書而加文王非愛文王者也雖其書

固詳於理財而其規畫也似巧而惠下也甚厚其經入

也若豐而奉上也甚約謂為理財之書又非深知周禮

者也使戰國有如是之法則戰國為三代矣使漢儒有

如是之學尚或為漢儒乎惟見其所傳不一故漢世武

帝視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而不知好也至後世孫處

又獨為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

豐而實未嘗行也謂周公居攝六年將致政於成王故

王受其書而歸豐遂令君陳而蓋周公之為周禮亦猶

唐之顯慶開元禮也唐人預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

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

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

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

凡此皆預為之未經行也雖然此一說也而不知周禮

其所以難通者其規模與他經不類周禮一書有闕文

軍司馬輿有省文遂人匠有兼官三公三孤不必備數

司馬之類有豫設凡千里封公四封侯有不常制夏采方相

舉其大綱者四兩為卒之有副相副貳者自卿至下士

下而同治此事司馬有常行者六官分職各率其屬正

是珠盤盟諸侯之類是也有不常行者珠盤盟諸侯之類是也

裘方澤之祀經無其服周無遷國事之平王東遷今觀

諸經其措置規模不徒於弼亮天地和洽神人而盟詛

讎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及也不徒以檢梃君身防

絕禍患而米鹽絲枲凡所以任賤役者無不及也使之

維持一世則一世之人安使之維持百世則百世之人
安使之維持千萬世則千萬世之人安貽謀燕翼後世
豈無僻王皆賴前哲以免則周公之用心也所謂兼王
王監二代盡在於是是書之作於周公與他經不類禮
記就於漢儒則王制所說朝聘爲文襄時事月令所說
官名爲戰國閒事曾未若周禮之純乎周典也惜乎自
成帝時雖著之七略終漢迄唐寥寥千百載閒卒不置
學官博士王莽立博士生徒廢唐有生徒無博士可勝歎哉文中子家居
未嘗廢周禮太宗歎周禮爲真聖作其深知周禮者歟

若夫後世用周禮王莽敗於前荆公敗於後此非周禮
不可行而不善用周禮者之過也

或謂使周禮果出於周孟子答北宮錡畢戰爵祿井
地之問胡不取之以爲據而僅見言其大略何邪

周禮傳授

緱氏

女子李氏——河閒獻王——

劉歆

列七略授二人

杜子春

杜子春
年九十永平
中人授二人

鄭眾

賈逵

馬融
年六十六
作周禮傳

鄭康成
作周官註引杜子春
鄭眾之學釋其意

賈公彥
作疏唐
時人也



三禮考

宋 浦城真德秀景元著

儀禮

朱子曰儀禮禮之本根而禮記乃其枝葉又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婚禮禮記便有婚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

朱子在跋其書曰儀禮之爲書也於奇辭奧指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婚朝

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

按古禮之傳於世也有三儀禮禮記周禮也然儀禮止有士大夫禮而無天子禮必合彼二書與他書有及於禮者然後成全體焉朱子自輯家鄉邦國王朝禮喪祭二禮名曰經傳通解後之欲復古禮者尙有攷于斯書

周禮

文中子曰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

按周禮一書後世假而用之者王莽也輕而用之

者蘇綽也誤而用之者王安石也未有能善用之者竊恐時異勢殊民情土俗不皆如古惟精擇其切要者而審行之則可耳必執其書而一按其制其流之弊安知其不與三子同歸乎

唐書曰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

程明道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范祖禹曰天地有四時百官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

學海類編 卷之二 經義
此如網之有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未見其可

呂祖謙曰夫朝不混市野不逾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姦王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賈之利六卿九牧相屬而聽命于三公彼皆民上也而尺寸法度不敢逾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于尊卑等差階級之中消其逼上無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賤不亢貴卑不逾尊舉一世之人皆安于法度分守之內志慮不易視聽純一

易直淳龐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授其弟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哉

按周禮一書或以爲周公作或以爲非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附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經之書或作十論七難以排之朱子曰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非聖人作不得由是觀之其是與非昭然明白矣然而其制度多與他書所載者有不盡合焉者何也古人有言

周禮一書有闕文

軍司馬之類

有省文

遂人匠人之類

有互見

九等品類

有兼官

公孤不備數教官無府史胥徒

有豫設

凡千里封公四封侯

六伯十類

有不常置

夏采方相氏之類

有舉其大綱者

四兩為卒

之類有副相副貳者

自卿至下士各隨才高下同治此事

有常行者

垂法

象魏之類

有不常行者

合民詢國遷之類

今觀諸經其措置規

模不徒于弼亮天地和洽神人而盟詛讎伐凡所

以待衰世者無不備也不徒以檢柅君身防絕禍

患而米鹽絲枲凡所以任賤役者無不及也所謂

兼三王監二代盡在于是

又按自周禮出于漢六官而亡其一劉歆以考工

記補冬官未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庭椿始著

復古篇謂司空之篇實出于五官之屬嘉熙閒王

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邱葵又參訂二家

之說以為成書吳徵作三禮考註且謂冬官未嘗

亡而地官之文實亡也

禮記

程明道曰禮記雜出于漢儒然其閒傳聖門緒餘及格
言甚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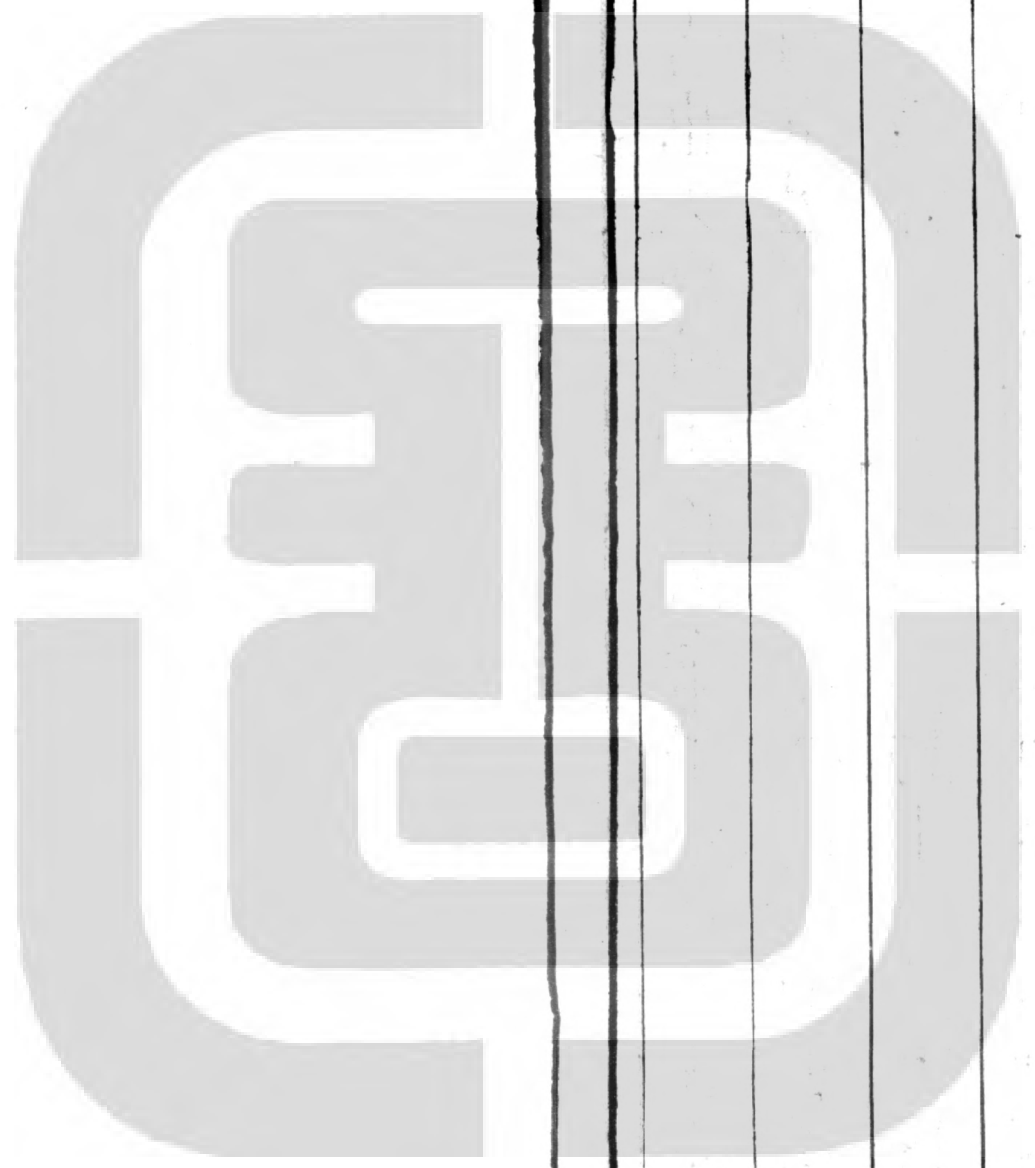
類亦甚有至理如王制禮運禮器亦多傳古意
朱子曰讀禮記而不讀儀禮則許多禮俱無安著處又
曰或謂禮記乃漢儒說話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
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曾有禮記中說話
來

周行己曰聖人制爲冠婚喪祭朝聘鄉射之禮以行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見于飲食器
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于無聲無臭之微

按禮記雜出于漢然非漢儒所能作乃其所傳記

者也大學曾子作中庸子思作緇衣公孫尼子作
月令呂不韋作王制文帝博士刺史作

又按禮記一書當以禮爲主而分四科以類考之
先儒謂禮也儀也樂也制度也以此四科讀此四
十九篇思過半矣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元 崇仁吳 澄伯清著

夫七十二候呂不韋載于呂氏春秋漢儒入于禮記
月令與六經同傳不朽後魏載之于歷欲民皆知以
驗氣序然其禽獸草木多出北方蓋以漢前之儒皆
江北者也故江南老師宿儒亦難盡識况陳澔之註
多爲謬說而康成穎達亦有訛處予因是廣取諸家
之解并說文埤雅等書而又詢之農牧似得所歸然
後并將二十四氣什之于彙以俟博識者鑑焉

立春正月節立建始也五行之氣往者過來者續于此而春木之氣始至故謂之立也立夏秋冬同東風解凍凍結于冬遇春風而解散不曰春而曰東者呂氏春秋曰東方屬木木火母也然氣溫故解凍蟄蟲始振蟄藏也振動也密藏之蟲因氣至而皆蘇動之矣鮑氏曰動而未出至二月乃大驚而走也魚陟負冰陟升也魚當盛寒伏水底而遂暖至正月陽氣至則上遊而近冰故曰負

雨

去聲

水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屬木然生木者必水也

故立春後繼之雨水且東風既解凍則散而爲雨水矣獺祭魚獺一名水狗賊魚者也祭魚取魚以祭天也所謂豺獺知報本歲始而魚上遊則獺初取以祭徐氏曰獺祭圓鋪圓者水象也豺祭方鋪方者金象也候鴈北月令漢書作鴻鴈北鴈知時之鳥熱歸塞北寒來江南沙漠乃其居也孟春陽氣既達候鴈自彭蠡而北矣草木萌動天地之氣交而爲泰故草木萌生發動矣

驚蟄二月節夏小正曰正月啓蟄言發蟄也萬物出乎

震震為雷故曰驚蟄是蟄蟲驚而出走矣桃始華

呂氏

春秋作桃李華

桃果名花色紅是月始開倉庚鳴庚亦作鷓

黃鸝也詩所謂有鳴倉庚是也章龜經曰倉清也庚

新也感春陽清新之氣而初出故名其名最多詩曰

黃鳥齊人謂之搏黍又謂之黃袍僧家謂之金衣公

子其色驚黑而黃又名驚黃諺曰黃栗留黃鶯鶯兒

皆一種也鷹化為鳩鷹鷲鳥也鷓鷯之屬鳩即今之

布穀章龜經曰仲春之時林木茂盛口啄尚柔不能

捕鳥瞪目忍飢如癡而化故名曰鷓鷯王制曰鳩化

為鷹秋時也此言鷹化為鳩春時也以生育肅殺氣

盛故鷲鳥感之而變耳孔氏曰化者反歸舊形之謂

故鷹化為鳩鳩復化為鷹如田鼠化為鴽則鴽又化

為田鼠若腐草為螢鴽為蜃爵為蛤皆不言化是不

再復本形者也

春分二月中分者半也此當九十日之半故謂之分秋

同義夏冬不言分者蓋天地閒二氣而已方氏曰陽

生于子終於午至卯而中分故春為陽中而仲月之

節為春分正陰陽適中故晝夜無長短云元鳥至元

學海類編 卷之二
鳥燕也高誘曰春分而來秋分而去也雷乃發聲陰陽相薄爲雷至此四陽漸盛猶有陰焉則相薄乃發聲矣乃者韻會曰象氣出之難也註疏曰發猶出也始電電陽光也四陽盛長值氣泄時而光生焉故歷解曰凡聲陽也光亦陽也易曰雷電合而章公羊傳曰雷者雷光是也徐氏曰雷陽陰電非也蓋盛夏無雷之時電亦有之可見矣

清明三月節按國語曰時有八風歷獨指清明風爲三月節此風屬巽故也萬物齊乎巽物至此時皆以潔

齊而清明矣桐始華桐木名有三種華而不實者曰白桐爾雅所謂榮桐木是也皮青而結實者曰梧桐一曰青桐淮南子曰梧桐斷角是也生于山岡子大而油者曰油桐毛詩所謂梧桐不生山岡者是也今始華者乃白桐耳按埤雅桐木知日月閏年每一枝生十二葉閏則十三葉與天地合氣者也今造琴瑟者以花桐木是知桐爲白桐也田鼠化爲鴛音按爾雅註曰鼯鼠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謂之田鼠本草素問曰鴛鴦也似鴿

而小爾雅釋鳥鴛鴦母郭註鶴也青州人呼爲鴛母
鮑氏曰鼠陰類鴛陽類陽氣盛故化爲鴛蓋陰爲陽
所化也虹始見去聲虹虹蜺也詩所謂螭螭俗讀去聲
也註疏曰是陰陽交會之氣故先儒以爲雲薄漏日
日照雨滴則虹生焉今以水嚙日自劍視之則暈爲
虹朱子曰日與雨交倏然成質陰陽不當交而交者
天地淫氣也虹爲雄色赤白蜺爲雌色青白然二字
皆從蟲說文曰似螭螭狀諸書又云嘗見虹入溪飲
水其首如驢恐天地閒亦有此種物也但虹氣似之

借名也

穀雨

去聲

三月中自雨水後土膏脉動今又雨其穀于水

也雨讀作去聲如雨我公田之雨蓋穀以此時播種
自上而下也故說文云雨本去聲今風雨之雨在上
聲雨下之雨在去聲也萍始生萍水草也與水相平
故曰萍漂流隨風故又曰漂歷解曰萍陽物靜以承
陽也鳴鳩拂其羽鳩卽鷹所化者布穀也拂過擊也
本草云拂羽飛而翼拍其身氣使然也蓋當三月之
時趨農急矣鳩乃追逐而鳴鼓羽直刺上飛故俗稱

布穀戴勝降于桑戴勝一名戴鵀爾雅註曰頭上有勝毛此時恆在于桑蓋蠶將生之候矣言降者重之若天而下亦氣使之然也

立夏四月節立字解見春夏假也物至此時皆假大也

蝮蝮鳴蝮蝮小蟲生穴土中好夜出今人謂之土狗

是也一名蝮蝮一名石鼠一名蝮音解各地方言之不

同也淮南子曰蝮蝮鳴邱蟻出陰氣始而二物應之

夏小正三月蟄則鳴是也且有五能不能成一技飛

不能過屋緣不能窮木泐不能渡谷穴不能覆身走

不能先人故說文稱鼯為五技之鼠古今註又以蝮

名鼯鼠可知埤雅本草俱以為臭蟲陸德明鄭康成

以為蛙皆非也蚯蚓出蚯蚓即地龍也一名曲蟪歷解曰

陰而屈者乘陽而伸見也王瓜生圖經云王瓜處處

有之生平野田宅及牆垣葉似栝樓烏藥圓無丫缺

有毛如刺蔓生五月開黃花花下結子如彈丸生青

熟赤根似葛細而多糝又名土瓜一名落鷓瓜今藥

中所用也禮記鄭元註曰即草摯本草作菝葜陶隱

居以辨其謬謂菝葜自有本條殊不知王瓜亦自有

本條先儒當時如不檢書而謾言者可笑

小滿四月中小滿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滿苦菜秀埤雅

以荼為苦菜毛詩曰誰謂荼苦茶即茶也故韻今茶註本作茶是也

鮑氏曰感火之氣而苦味成爾雅曰不榮而實謂之

秀榮而不實謂之英此苦菜宜言英也蔡邕月令以

謂苦蕒菜非靡草死鄭康成鮑景翔皆云靡草葶藶

之屬禮記註曰草之枝葉而靡細者方氏曰凡物感

陽而生者則強而立感陰而生者則柔而靡謂之靡

草則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而死麥秋至秋者

百穀成熟之期此於時雖夏於麥則秋故云麥秋也

芒種上聲五月節謂有芒之種穀可稼種去聲矣螳螂生螳

螂草蟲也飲風食露感一陰之氣而生能捕蟬而食

故又名殺蟲曰天馬言其飛捷如馬也曰斧蟲以前

二足如斧也尚名不一各隨其地而稱之深秋生子

于林木閒一殼百子至此時則破殼而出藥中桑螵

蛸是也鴟音局始鳴鴟百勞也本草作博勞朱子孟注

曰博勞惡聲之鳥蓋梟類也曹子建惡鳥論百勞以

五月鳴其聲鴟鴟然故以之立名似俗稱濁溫故埤

學海類編 卷一
雅禽經註云伯勞不能翱翔直飛而已毛詩曰七月
鳴鵙蓋周七月夏五月也反舌無聲諸書以爲百舌
鳥以其能反復其舌故名特註疏以爲蝦蟆蓋蛙屬
之舌尖向內故名之今辨其非者以其此時正鳴不
知失者也易通卦驗亦名爲蝦蟆無聲若以五月正
鳴殊不知初旬見形後形亦藏矣陳氏曰螳螂鵙皆
陰類感微陰而或生或鳴反舌感陽而發遇微陰而
無聲也

夏至五月中韻會曰夏假也至極也萬物于此皆假大

而至極也鹿角解

音駭

鹿形小山獸也屬陽角支向前

與黃牛一同麋形大澤獸也屬陰角支向後與水牛

一同夏至一陰生感陰氣而鹿角解解角退落也冬

至一陽生麋感陽氣而角解矣是夏至陽之極冬至

陰之極也蝸

音調

始鳴

月令註疏作蟬始鳴

蝸蟬之大而黑色者

蜣螂脫殼而成雄者能鳴雌者無聲今俗稱知了是

也按蟬乃總名鳴于夏者曰蝸卽莊子云螻蛄不知

春秋者是也蓋螻蛄夏蟬故不知春秋鳴于秋者曰

寒螿卽楚辭所謂寒螿也故風土記曰螻蛄鳴朝寒

蟹鳴夕今秋初夕陽之際小而綠色聲急疾者俗稱
都了是也故埤雅各釋其義然此物生於盛陽感陰
而鳴半夏生半夏藥名居夏之半而生故名

小暑六月節說文曰暑熱也就熱之中分爲大小月初

爲小月中爲大今則熱氣猶小也溫風至至極也溫

熱之風至此而極矣蟋音悉蟀音率居壁一名蜚音拱一名

蜻蛉即今之促織也禮記註曰生土中此時羽翼稍

成居穴之壁至七月則遠飛而在野矣蓋肅殺之氣

初生則在穴感之深則在野而鬪鷹始擊禮記作鷹乃學習

擊搏擊也應氏曰殺氣未肅鷲猛之鳥始習于擊迎
殺氣也

大暑六月中解見小暑腐草爲螢曰丹良曰丹鳥曰夜

光曰宵燭皆螢之別名離明之極則幽陰至微之物

亦化而爲明也毛詩曰熠燿宵行另一種也形如米

蟲尾亦有火不言化者不復原形解見前土潤溽音辱

暑溽濕也土之氣潤故蒸鬱而爲濕暑俗稱齷齪熱

是也大雨時行前候濕暑之氣蒸鬱今候則大雨時

行以退暑也

立秋七月節立字解見春秋摯也物于此而摯斂也涼

風至

禮記作
盲風至

西方淒清之風曰涼風溫變而涼氣始

肅也周語曰火見而清風戒寒是也白露降大雨之

後清涼風來而天氣下降茫茫而白者尙未凝珠故

曰白露降示秋金之白色也寒蟬鳴寒蟬爾雅曰寒

蟿蟬小而青紫者馬氏曰物生于暑者其聲變之矣

處暑七月中處止也暑氣至此而止矣鷹乃祭鳥鷹義

禽也秋令屬金五行爲義金氣肅殺鷹感其氣始捕

擊諸鳥然必先祭之猶人飲食祭先代爲之者也不

擊有胎之禽故謂之義天地始肅秋者陰之始故曰

天地始肅禾乃登禾者穀連藁秸之總名又稻秫菰

梁之屬皆禾也成熟曰登

白露八月節秋屬金金色白陰氣漸重露凝而白也鴻

淮南子
作候

鴈來鴻大鴈小自北而來南也不謂南鄉非

其居耳詳見雨水節下元鳥歸元鳥解見前此時自

南而往北也燕乃北方之鳥故曰歸羣鳥養羞

淮南子
作

羣鳥
翔

三人以上爲眾三獸以上爲羣羣眾也禮記註

曰羞者所羹之食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

秋分八月中解見春分雷始收聲鮑氏曰雷二月陽中發聲八月陰中收聲入地則萬物隨入也蟄蟲坏音培戶淘瓦之泥曰坏細泥也按禮記註曰坏益其蟄穴之戶使通明處稍小至寒甚乃瑾塞之也水始涸禮記註曰水本氣之所為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也

寒露九月節露氣寒冷將凝結也鴻雁來賓雁以仲秋先至者為主季秋後至者為賓通書作來濱濱水際也亦通雀入大水為蛤雀小鳥也其類不一此為黃

雀大水海也國語云雀入大海為蛤蓋寒風嚴肅多入于海變之為蛤此飛物化為潛物也蛤蚌屬此小者也菊有黃華草木皆華于陽獨菊華于陰故言有桃桐之華皆不言色而獨菊言者其色正應季秋土旺之時也

霜降九月中氣肅而凝露結為霜矣周語曰駟見而隕

霜豺祭獸月令作豺乃祭獸戮禽祭獸以獸而祭天報本也方

鋪而祭秋金之義草木黃落色黃而搖落也蟄蟲咸

俯淮南子作俛咸皆也俯垂頭也此時寒氣肅凜蟲皆垂

頭而不食矣

立冬十月節立字解見前冬終也萬物收藏也水始冰
水面初凝未至于堅也地始凍土氣凝寒未至于拆
雉入大水爲蜃雉野雞鄭康成淮南子高誘俱註蜃
爲大蛤玉篇亦曰蜃大蛤也墨子又曰蚌一名蜃蚌
非蛤類乎禮記之註曰蛟屬埤雅又以蚌蜃各釋似
非蛤類然按本草車螯之條曰車螯是大蛤一名蜃
能吐氣爲樓臺又嘗聞海旁蜃氣成樓垣章龜經曰
蜃大者爲車輪島嶼月閒吐氣成樓與蛟龍同也則

知此爲蛤明矣况爾雅翼引周禮諸家辯蜃爲蛤甚
明禮記之註以謂雉由于蛇化之說故以雉子爲蜃
埤雅旣曰似蛇而大腹下盡逆鱗知之悉矣然復疑
之一曰狀似螭龍有耳有角則亦聞而識之不若本
草章龜經爲是卽一物耳大水淮也晉語曰雉入于
淮爲蜃

小雪十月中雨下而爲寒氣所薄故凝而爲雪小者未
盛之辭虹藏不見禮記註曰陰陽氣交而爲虹此時
陰陽極乎辨故虹伏虹非有質而曰藏亦言其氣之

下伏耳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天地變而各正其位不交則不通不通則閉塞而時之所以爲冬也

大雪十一月節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矣鷓鴣不鳴禽經曰鷓鴣毅鳥也似雉而大有毛角鬪死方休古人取爲勇士冠名可知矣漢書音義亦然埤雅云黃黑色故名爲鷓據此本陽鳥感六陰之極不鳴矣若郭璞方言似雞冬無毛晝夜鳴卽寒號蟲陳澔與方氏亦曰求旦之鳥皆非也夜旣鳴何爲不鳴耶丹鉛餘錄

作鴈亦恐不然淮南子作鴝鳴詩註作渴旦虎始交虎猛獸故本草曰能避惡魅今感微陽氣益甚也故相與而交荔挺出荔本草謂之蠡實卽馬薤也鄭康臣蔡邕高誘皆云馬薤况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與本草同但陳澔註爲香草附和者卽以爲零陵香殊不知零陵香自生于三月也

冬至十一月中終藏之氣至此而極也蚯蚓結六陰寒極之時蚯蚓交相結而如繩也麋角解說見鹿角解下水泉動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今一陽初

生故云耳

小寒十二月節月初寒尚小故云月半則大矣鴈北鄉

去聲

鄉向導之義二陽之候鴈將避熱而回今則鄉北

飛之至立春後皆歸矣禽鳥得氣之先故也鵲始巢

喜鵲也鵲巢之門每向太歲冬至天元之始至後二

陽已得來年之節氣鵲遂可爲巢知所向也雉音雉

音

雉文明之禽陽鳥也雉雌雄之同鳴也感于陽而後

有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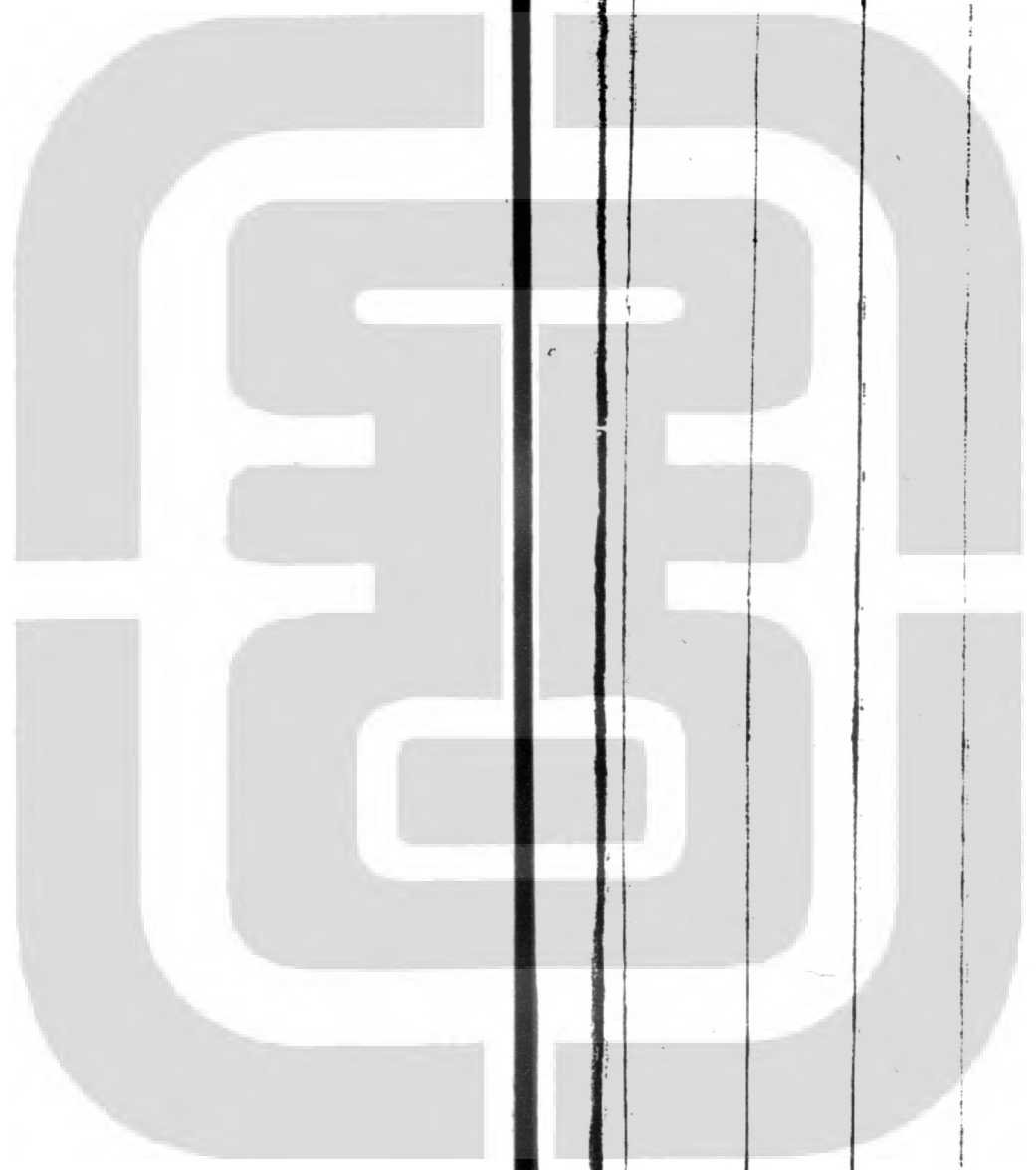
大寒十二月中解見前雞乳育也馬氏曰雞木畜麗于

陽而有形故乳在立春節也征鳥厲疾征伐也殺伐

之鳥乃鷹隼之屬至此而猛厲迅疾也水澤腹堅陳

氏曰冰之初凝水面而已至此則徹上下皆凝故云

腹堅腹猶內也



周禮五官考

明 古吳陳仁錫明卿述

儒者多讀無用之書爛然芸緗而曾不比保殘守闕之漢儒古人所謂有書不讀良可惜也余不慧引東方朔飲酒法大略東西周石秦漢斗晉魏以下不過二升醕然醉矣六經醇醴也其猶宗廟燕饗王及后世子諸有秩以式敘者乎若周禮則五齊三酒清醬漿醕共酒酌數入于酒府惟王詔之故周禮之于五經也如關石和鈞焉魯論宗一周周公監夏殷六百餘年至孔子周禮

在魯曰舍周何適矣粵遯禹會塗山玉帛萬國湯黜夏歸商者三千周蓋千八百國會孟津八百及春秋冠帶十二未幾合爲七併於秦周諸侯盡矣諸侯盡而周亡周亡禮亡孟子周末人也公田私田說已不詳幸其書出于文景之代故四書者周禮之箋疏也吳臨川曰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缺漢藝文志序列于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章景帝子河閒獻王好古學購得春官五篇武帝求遺書上之藏于秘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

校理秘書始著于錄略以攷工記補冬官之缺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眾賈逵受業于杜漢末馬融傳之鄭元元註行世宋張子程子皆尊信之王文公又爲新義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冬官雖缺以尙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于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經後云愚按冬官非闕也或曰攷工記其殆邃古之書而周人輯之歟築氏之爲削也臆氏之爲

聲也桌氏之爲量鍾氏之爲染羽也其義不通于今古
音也甌甗黼鬲庾豆皆埴也有虞氏尙陶則河濱之物
耳古俗也西北利用車東南利用舟上古東南不闢用
車多用舟少舟制不傳也廬何以爲戈秘宣何以爲人
頭也古語也以柯量車以庇量耒古度也字奇而法辭
富而鑑不與五官同古文也營國經野不與五官同者
古奠泐法也傳稱密須之鼓闕鞏之甲兌之弓和之矢
此乃中古之制非太上皋陶臬之范也故攷工記遠
矣辭薄商書銘埒商頌文采則虞書之繪繡尺度則禹

貢之斤後之作者猶騏驥之逐日而馳遼乎其不相及
矣故此書隸于周官可不隸于周官可不亡者劉氏
力也補冬官昉宋俞廷椿氏其後王次點氏邱葵氏吳
澄氏何喬新氏繼之互有增損大都剗地官之似以補
冬官大司徒之文十去八九小司徒則盡去之夫大禹
相舜猶系司空故召康公以太保營洛仲山甫以冢宰
城齊召穆公平淮夷亦命營謝宋皇國父以太宰爲平
公築臺而司城子罕以行朴春秋築城作邑無慮百千
能者爲之未有專屬穆王命君牙作司徒敷五典和民

學海類編
則矣而祁寒暑雨小民怨咨則安民固多端詩不云乎
乃召司徒俾立室家不廢土也王畿千里大司徒爲政
內而六卿小司徒鄉師以下主之六卿之外爲六遂遂
人遂師以下主之六遂之外爲都鄙王子公卿大夫之
采地所謂畿內諸侯也太宰卽以八則治其國六卿六
遂天子親擇官而治之所異者六遂之官爵每下六卿
一等耳柯氏作釋原割遂人以下四十職以補冬官較
五家尤謬攷五家所輯如天官膳夫不離肆烹人在庖
而獻鼈之人遊于他署內司服不出闈縫人在室而絲

臬元黃不奉機杼掌舍掌次幕人後世之更衣湯沐也
獸醫以調天子之馬夏采以待大喪之復而黜之他官
春官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謂之五史故曰祝史示
虔也內宗外宗內女外女使觀于王后之奉宗廟饗諸
侯助王亞裸示敬也天府所藏宗器也治中也民數穀
數也示虔也司服掌五禮之冕服示辨也冢人職天子
之陵使墓大夫達于天下萬姓示戚也馮相保章氏天
子以登臺祗禋書雲物示慎也曷爲外之牛人隸地官
羊人隸夏官犬人隸秋官大祭祀大享鬼神示則司徒

共其牛牲司寇共其犬牲司馬共其羊牲牧人無牲市于司馬故各異屬今槩以祭牲入諸禮官此益謬矣政官之屬司勳掌六卿賞地法凡有戰功者銘于太常祭于大蒸司士掌羣臣之版司馬論進士之賢諸子掌國子之倅祭僕小臣密邇燕寢小子之職釁軍器屬師田斬牲以徇陳司燿掌行火之政令以出內火羊人共羊牲匡人以法則而匡諸侯擇人掌誦王志職方氏掌地圖諸侯牧伯祕不得見形方氏制地域土方氏以上圭相宅訓方氏道四方之政事量人量軍壘軍舍州涂軍

社山師川師以山澤之名物利害而頒之于邦國原師辨天下之地名而封國立邑司弓矢藁人繕人弁師掌戎服節服氏職袞冕皆有秩于司馬不可闕也大行人以下九職舊隸司寇置行人以立于司寇之間隱然王鈇之不犯今盡取其九職入之春官何居司隸五隸之長罪隸郡國之俘四隸之俘大司寇以隸處之以法繩之而役之槽櫪之間曷爲入于司馬乎以全經言之亦有一疑者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剕罪五百宮罪五百太平之世殘刑刻膚赭衣菲屨交臂歷指而塞路疑一也

泉府之職官與民市吏不能皆才民不能皆愿吏橫則欺民民猶則欺吏疑二也周家祭祀莫詳于頌昊天詩郊祀無分祭之文般之詩望祀四嶽河海四望與山川無異祭之文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詩妣與祖無各祭之文其作樂亦未聞有用歷代之奏以分祀之禮疑三也周西都今關中也東都今洛陽也關中距北虜二百里封地不加益且以千八百之國計之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而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何以封疑四也又如以期會男女調人和萬民

致珍異之物國服爲之息或竄補或誤解善哉乎鄭氏元之言也其註小司馬之職曰此下字脫滅札爛文闕漢興求之不得遂無職其數者蓋當時僅除挾書律漢武詔求亦晚說卦河內女子始出卦圖著圖占法樂經笙詩六篇皆亡附會閒有又謂此書出于劉歆歆嘗學奇字于楊雄故字多誕然何累于全經駁鄭氏嘉石註云嘉石文石也使民思其文理而悔過焉則滇棘之瑪瑙汶泗之琳琅不尤善乎肺石註曰赤石也則黃白之石不可用乎邦洵者奸民乘上隙而激眾以倡亂如水

學海類編
之激而逆行也今註云洵如斟酌之酌乎鈞金束矢非
貧民可辦履肺石而號撾路鼓而鳴先王故不以鈞金
束矢而終困苦之矣雖然不猶愈五家耕無主之田而
自畎澮也哉王安石不善讀周禮胡致堂不讀周禮正
不知作何分別大抵學者始失于過信究失于過疑過
信則無書不可讀過疑則無書足讀此千古讀書之鑑
也五家本何氏最後爰書具而報當故以何氏本行之
仍吳興訓雋之舊余乃句爲之解自外屬隸本屬書舊
隸某官自本屬黜外屬亦書舊隸某官補冬官者凡目
之不各書其出而古本瞭然宜復若夫陳諸黼坐詔諸
學宮前賢論列詳矣

序周禮興廢

周公制禮之日禮教興行後至幽王禮義紛亂故孔子
云諸侯專行征伐十世希不失鄭註云亦謂幽王之後
也故晉侯趙簡子見儀皆謂之禮孟僖子又不識其儀
也至于孔子更修而定之時已不具故儀禮註云後世
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
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重復雜亂

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至孔子卒後復更散亂故藝文志云昔仲尼沒微言絕七十二弟子喪而大義乖諸子之書紛然散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又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逾法度惡其害己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至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孝宣世后倉最明禮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宮按儒林傳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而瑕邱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也事蕭

奮以授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戴德戴聖鄭云五傳弟子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是爲五也此所傳者謂十七篇卽儀禮也周官孝武之時始出祕而不傳周禮後出者以其始皇特惡之故也是以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旣出于山巖屋壁復入于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過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

學海類編
列序著于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眾
儒竝出共排以爲非是惟歆獨識其年尙幼務在廣覽
博觀又多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
具在于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竝起疾疫喪荒弟子死
喪徒有里人河南綏氏杜子春尙在永平之初年且七
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
眾遠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傳相證明爲解逵解行于
世眾解不行兼覽二家爲備多所遺闕然眾時所解說
近得其實獨以書序言成王旣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

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逵以爲六卿大夫則冢宰以下
及六遂爲十五萬家絙千里之地甚謬焉此比多多吾
甚憫之久矣六卿之人實居四同地故云絙千里之地
者誤矣又六卿大夫冢宰以下所非者不著又云多多
者如此解不著者多又云至六十爲武都守郡小少事
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尙書詩禮傳皆訖惟念前業未畢
者惟周官年六十有六日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
傳也按藝文志云成帝詩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
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詩賦向

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羣書奏其七略故有六藝七略之屬歆之錄在于哀帝之時不審馬融何云至孝成皇帝命劉向子歆考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者成帝之時蓋劉向父子竝被帝命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修者故今文垂理則是也故鄭元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其子司農仲師名眾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大夫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又云元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

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摭祕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掬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其名周禮爲尙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書序曰成王旣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是言蓋失之矣按尙書盤庚康誥說命泰誓之屬三篇序皆云某作若干篇今多者不過三千言又書之

所作據時事爲辭君臣相誥命之語作周官之時周公又作立政上下之別有一篇周禮乃六篇文異數萬終始辭句非書之類難以屬之時有若茲焉得從諸又云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然則周禮起于成帝劉歆而成于鄭元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惟有鄭元編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故鄭氏傳

曰元以爲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是以周禮大行後王之法易曰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此之謂也

古周禮闕冬官辨

武進徐常吉

周禮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補之蓋惜其書之未完而爲是綴緝之計雖不免續貂之誚而于聖人之全經猶爲無害近世俞廷椿乃以爲冬官特散見于五官之內而未嘗闕遂掇取五官之屬而用以補冬官之闕妄憑胸臆割裂聖經殆所謂周公之罪人夫周禮一書聖人用意深遠精密其設一官分一職卽如府史胥徒之賤

酒醴鹽醬之微好用匪頒之末分布聯屬靡不各有意義而欲于其中任意割裂以相補塞則此足而彼虧襟捉而肘見是昔猶冬官之缺而今則五官之俱闕也昔周禮雖缺而猶全而今則雖補而反缺焉其爲聖經害也大矣曰然則何如愚以爲周禮者周公未成之書而冬官之缺不可補亦不必補也何以見周禮爲未成之書考之書傳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又周官序云成王黜商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蓋周公

自一年輔政而有流言之變及鴟鴞之詩作金縢之書啓而歸衮衣東歸始興破斧缺斨之役管蔡平而卜洛以遷殷頑公于是遂有明農之志矣當殷頑弗靖之時淮夷徐戎實相連結公之歸政淮夷尙未剗平至成王卽政巡侯甸始伐淮夷則所謂滅淮夷還歸在豐當在公致政七年之後至是而作周官前此雖云制禮作樂而周家一代之典尙未定也則所謂周禮者乃周公預擬之以待他日之用若唐之顯慶開元禮初未嘗見之行事愚故曰未成之書也所以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

封國之制不與武城孟子合建都之制不與洛誥召誥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則以其未及見之行事故耳不然使其已見之行事則何公歸政之後成王乃又有周官之作也愚故曰周禮周公未成之書也夫以公之所未成者而後之人遽以己之胸臆補之噫亦妄矣僭矣

叙考工記

江夏郭正域

民有四工居其一官有六司空居其一禮有六冬官逸其一而考工記興焉其人則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磨

埴埴其技則爲車爲量爲鍾爲鼓爲圭爲侯爲弓爲矢爲筍簞爲營國爲溝洫記之所爲工也夫上古之時黃桴土鼓土簋陶匏而登無爲器械之用纖悉瑣尾於王政何居蓋器車神鼎見天巧焉而聖人之作無苦窳亦無淫巧以全民用以彰軌物至于工執藝事以諫則規萬之中尚有典刑人主豈敢厭縱其耳目以爲邪心比於末世木鵝玉虎雲梯威斗大鍾刑鼎瓊弁金掌寶山銀海楮葉綵花爲奇爲褻恣玩好而蕩心志則記之所爲戒也蓋考工而古今不相及觀若可知矣夫以記而

參五官五官制事而記制物五官之文闡然而記斐然
五官爲經而記爲疏五官在方策之間而記爲顯門之
學五官在周而記在漢矣記果弗倫矣乎然讀記之文
而周之五格六玉彤弓盧矢豆區釜鍾良工哲匠發矧
引墨如幾見之循聲得貌賦象班形至使般倕攬其指
函冶避其神離朱謝其巧操觚之士不能賈其餘以自
見記之文焉可誣也世儒執邦土地利之說而謂于五
材無當也則以五官有越俎而當討有溢數而當裁若
是乎冬官不亡而記自贅疣矣夫先王馭吏精神貫注

而事用旁通時攝時析時置時省世代縣邈莫可殫述
如鳩鳩旣舉不廢五雉禹宅司空垂工益虞殷人五官
之外六府六工甯爲龐乎漢人司空乃爲御史隋唐之
代尊爲三公甯盡得以冬官水土之非其職乎唐虞惟
百夏商官倍所損所益若存若亡必以其屬六十而不
宜有羨修冬官而亂五官吾無取焉夫秦漢而後六籍
之亡久矣甯獨周官吾猶以五官而僅存猶當有如記
之者以標其微眇而暢其疏節發揮事業揚詡治平而
奈何更議記也吾猶以記爲未盡而量田賦民耜耦同

成鑄律作樂皋陶侈弁不覩先王之大全而奈何于其
幾希之存者而輕議廢也今土裂而出甌甌泉湧而見
鼎鼐博古之士目瞬必驚視如神運鬼工莫可彷彿由
此而談周漢而上工絕技而文絕調記之所考吾能徵
之矣冬官亡矣夫記者當自獨行于世而于五官之真
贗無論也

考工記跋

沙隨程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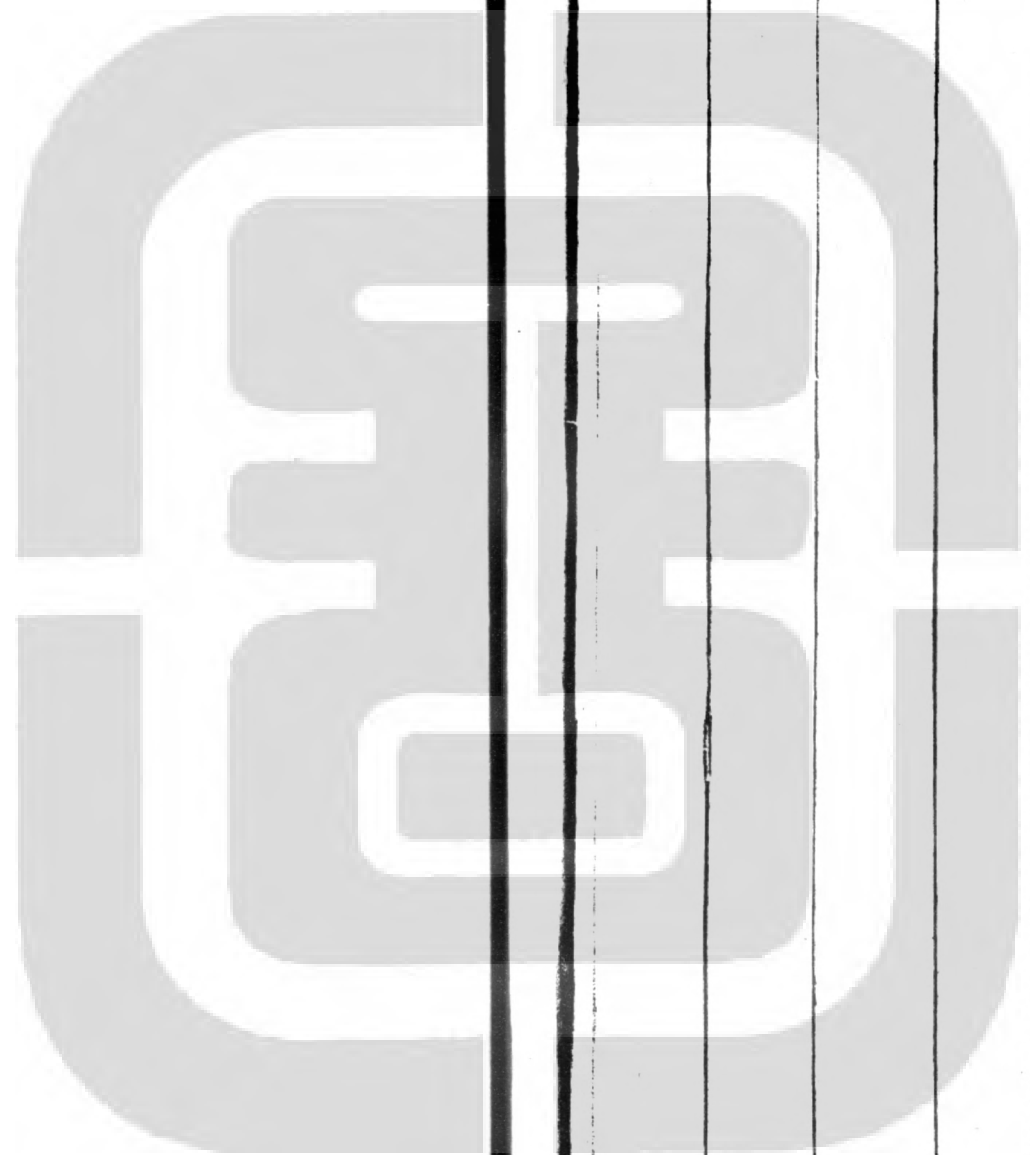
五官體制皆同而冬官以考工記補之又自一體有似
造物者特亡彼而存此以成是經之妙考工記不特爲

周制蓋記古百工之事故匠人以世室重屋明堂竝言
之三代制度皆在此但書不全矣漢人以金帛購書多
是僞作如此文字非漢世以後鉛槧所存也又廬柄也
戈戟之柄專命一人主之古字不通于後世者何限廬
字若非訓詁何以知其爲物柄哉又椁其漆內而中詘
之椁註家訓度看來考工記須是齊人爲之又詳于車
制而不及舟其爲西北人之書無疑也臯氏棗氏築氏
名義無考築氏爲削削書刀也不記紙而記削其非晚
周書可知

學海類編

五

經



三禮指要

清澤州陳廷敬說巖著

古禮二經周禮儀禮而已周禮者周官政典之書儀禮者儀法度數之事禮記者則諸儒雜記之書非古禮經也所謂周官政典之書者蓋周公所作載官府職掌之禮漢武帝時河閒獻王得而獻之失其冬官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以考工記補冬官備周官六篇之數今謂之周禮是也所謂儀法度數之事者蓋周以來朝聘饗射冠婚喪祭威儀之制漢承秦燔書滅學禮經殘壞魯

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以授瑕邱蕭奮奮授東海孟卿
卿授后蒼后蒼授大戴德小戴聖又有劉氏所傳十七
篇次第爲優鄭康成從而注之今謂之儀禮是也自后
蒼爲儀禮之學別錄數萬言號曲臺雜記戴德傳之者
八十五篇或云八十一篇今其書存者總四十篇謂之
大戴記戴聖傳之者四十三篇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
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總四十九篇謂之小戴記
二戴禮竝是曲臺雜記漢世諸儒言禮者竝取二家今
大戴禮不頒於學宮所謂禮記者小戴記也謂爲諸儒

雜說之書者此也朱子謂周官爲禮之綱領儀禮乃其
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禮是禮記者
二經之傳注也宋以前有三禮通禮諸科自王安石行
新經義獨存禮記之科迄今莫敢議其非者閒嘗論之
周禮一書可行於文武周公之世不能行於春秋戰國
之時自是以來儒生雖復誦習而鮮可被之實用故王
莽之王田市易安石之青苗均輸以之速亡召亂蓋古
今之勢不同而法亦因時而屢變也韓愈嘗苦儀禮難
讀謂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是二經者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之不行亦其勢使然而已矣小戴之書先王之遺訓猶存
往行前言彬彬可考焉蓋掇取大戴之精華爲一家之
記述安石之獨存此科亦不可謂無見也顧其傳述舛
駁往往而有月令出於呂不韋王制出於漢儒後世不
以爲秦漢之書而以爲商周之禮不以爲傳注而以爲
經是則可議也有聖人者出必將刪定焉又嘗考戴聖
治行多不法而聖子賓客爲盜身爲禮宗奸犯名義君
子不以人廢言信哉

按戴聖向俎豆學宮明嘉靖九年更定祀典去之

并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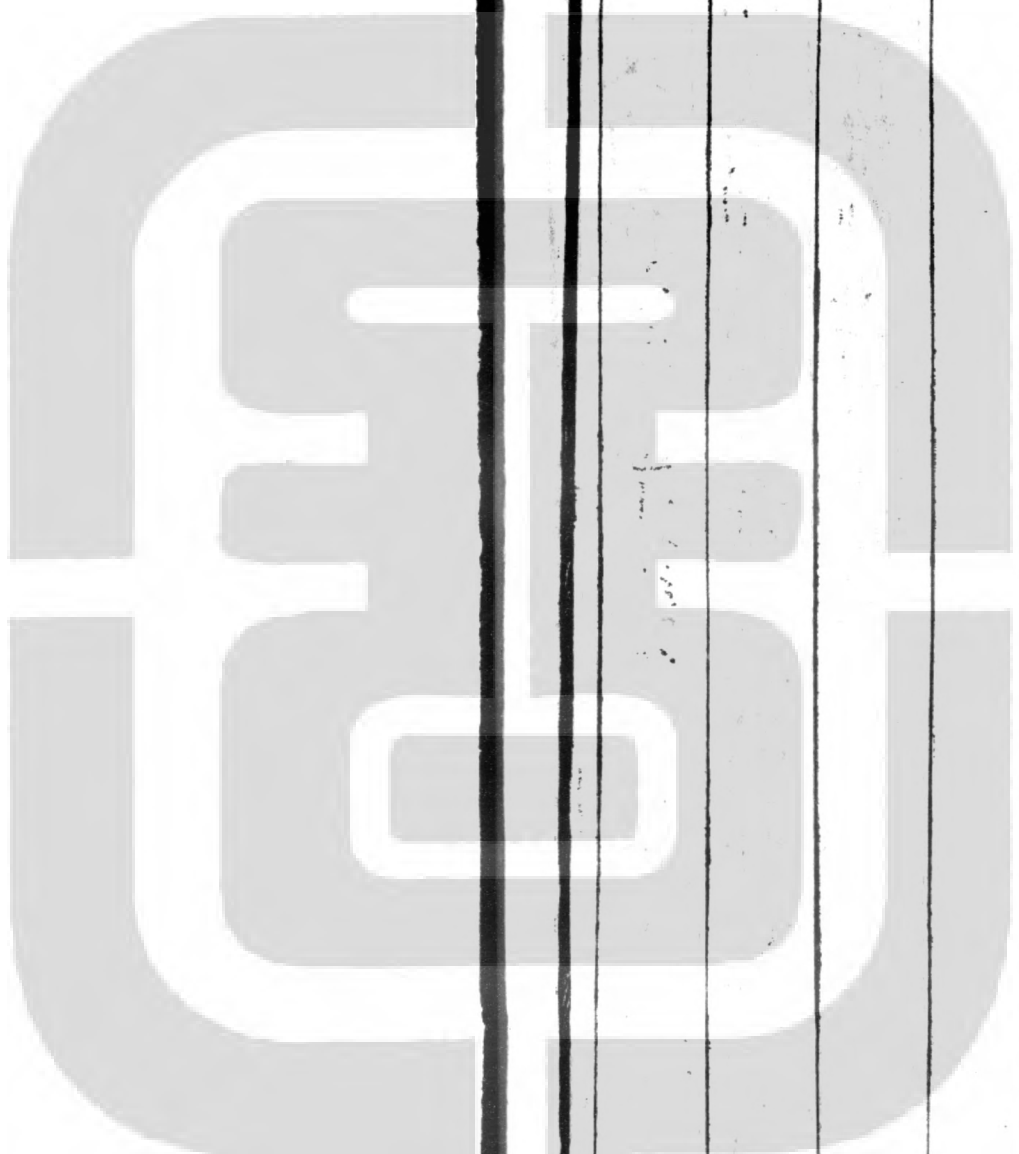
愚聞之師曰禮者體也言得事之體也周禮儀禮竝
周公所作周禮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
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也禮記乃孔子詔
七十子共撰所聞以爲記或錄舊禮之文或錄變禮
之文或兼記仁義或雜序得失漢時真僞雜出共二
百四十一篇大戴德刪爲八十五篇小戴聖刪爲四
十六篇而取月令明堂三篇合爲四十九篇今所用
者陳澔之集說也或謂禮記一書是非雜亂其粹精
者惟中庸大學而已其次坊記可也自曲禮少儀樂

記祭義射義等篇已多戾古而王制月令又居其下
儒行亦非孔子之言然其紊亂難信未有如明堂之
甚者也如月令之書或以爲周公所作或以爲不韋
所造其稱周公者不過曰罷侯置守之世豈有所謂
諸侯焚書坑儒之世豈有所謂視學慘夷赭衣之世
豈有所謂德惠月令之所稱皆周制也不知太尉秦
官也而命贊桀俊郡縣秦制也而大合百縣之秩芻
建亥之月秦正月也而季秋爲來歲受朔日不韋秦
人也月令爲不韋所造明矣其所謂諸侯視學德惠

者安知非慕古而言之也耶如明堂位一篇春秋書
初獻六羽書郊書望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
無非惡魯人之僭天子所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
明堂乃謂魯用天子禮樂兼虞夏商周之制何歟孟
子以魯儉於百里明堂以爲七百書以爲虞之官百
夏商官倍明堂則以爲有虞官五十夏后官百戾經
違古如此故程子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閒傳聖
門緒餘及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
弓表記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

運禮器亦多傳古意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爲最近道表記其亦近道乎其言正朱子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類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禮讀禮記而不讀儀禮則許多禮俱無安著處或謂禮記乃漢儒說話恐不然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六句漢人安能到此自王安石變取士法棄經任傳而儀禮遂廢朱子始爲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爲綱而附禮記於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冠禮則附以冠義以至燕之禮莫不皆然若其餘曲禮少

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喪祭二禮托勉齋成之先生斯作最簡切而精當卽令考亭復起亦必以禮宗相推許也長洲韓棻



檀弓訂誤

蕭山毛奇齡大可橐

春秋無公儀氏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孫而立子爲喪主後
子游問孔子孔子曰立孫

按春秋無公儀氏惟魯繆公時有公儀休爲魯相孟
子所云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者是時始有公儀
之族見于史傳然其距孔子卒時已七十餘年矣此
必相傳有誤文耳

乘邱之敗必是乾時之敗之誤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邱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與卜國俱赴敵死

按乘邱之戰莊公用公子偃之謀乘其未陣時從雲門出先蒙皋比以犯之而後馳之宋師大敗春秋經曰公敗宋師于乘邱此明明有經有傳豈可誣妄至此嘗推其所誤此必因莊九年公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之事而移誤者爾時莊公納齊公子糾與

小白戰而致敗傳稱公喪戎路乘他車以歸而戎右與御皆爲齊獲此則與檀弓敗績隊車之言彼此相合雖戎右與御傳稱秦子梁子與檀弓異傳稱獲檀弓稱死又異要是此一事或者傳聞稍殊耳檀弓道聽塗說以僵桃而令李代而鄭氏孔氏又皆不能以乾時之戰爲之駁正嗟乎古文之難讀如此

邾婁戰升陘不敗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

謂戰敗死傷者多故以矢復之

按春秋僖二十二年魯及邾人戰于升陘魯師敗績

邾人獲公胄懸于邾城之魚門是邾婁此戰最稱得勝而反謂死傷者多招魂以矢是乘邱以勝爲敗而升陘又以敗爲勝正相對誤也春秋凡邾公羊作邾婁

齊王姬制服誤解

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按春秋莊元年王姬歸于齊二年齊王姬卒其所以見書于經者以王姬下降必同姓諸侯爲之主婚是

時莊公以主婚之故王姬自魯歸齊而周制主婚之姬卒則以魯女禮爲之制服故兩並書之乃曰爲外祖母服固已誤矣况此並非外祖母按王姬爲齊襄公夫人而莊公母文姜爲齊襄女弟是齊襄爲莊母舅而王姬者莊之母舅母非外祖母也則又誤也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于子游

按公叔木公叔文子之子也據世本衛獻公生成子

當當生文子拔

論語朱註誤作公孫枝世莫能正按左傳公孫枝秦大夫名

拔生

朱朱一作木一作戍戍者音近木者形近也春秋定十四年公叔戍來奔故得與子游爲問答則是公叔木者公叔文子之子其母卽公叔文子之妻也豈有公叔文子之妻而改嫁異父者乎

公叔文子無衛衛難事亦不諡貞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于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

按公叔文子卽衛獻公之孫公孫拔也其死諡文子

竝無貞惠之稱賑粥事不可考若衛難則見春秋昭

二十年盜殺衛侯兄縶傳是時衛侯卽衛靈公也兄

縶卽靈公之兄公孟縶也衛大夫齊豹北宮喜褚師

圃及公子朝作亂殺公孟縶而靈公出奔其時以死

衛衛君者慶比公子南楚華寅褚師子申諸人過齊

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蔽公而當其闕齊氏射公中

公子南楚之背華寅先閉郭門而又逾城以從公公

始得奔于死鳥

齊地名

既而齊氏之宰召北宮喜喜之

宰殺齊氏宰而反攻齊氏滅之公還國與北宮喜盟

于彭水之上衛侯德北宮喜之反正滅齊氏也于其
 死諡曰貞子且奪齊氏之墓田而予之是以死衛衛
 君者華寅公子南楚也論語子謂衛公子荆諡貞子
 即此人南楚荆字也
 者北宮喜也竝未有公孫拔從亡以死衛衛君且得
 諡貞子者是戰國後儒不見春秋而但聞是役有從
 亡且有諡貞子者而遽以文子當之而不知其誤也
 按諡法外內用情曰貞

冉有無使楚事

昔者孔子失魯司寇將之楚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

冉有謂先使往楚也

按史記哀公三年季康子召冉求而子貢送之又二
 年夫子遭陳蔡之難然後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
 迎孔子則是時冉有已仕魯為季氏宰矣故哀十一
 年齊師之戰冉子尚在軍計自三年至此年連歲仕
 魯焉得于哀之六年忽有冉有使楚之事况子夏于
 孔子失司寇後之齊之宋之衛之陳之蔡未嘗一從
 行也此又誤也

陳無太宰嚭

吳侵陳帥還出境陳太宰嚭使于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

按吳有太宰嚭見左傳本楚伯州犁之孫仕吳及吳亡而復仕越者此必誤聞吳夫差時有太宰嚭共事而假侵陳事而妄屬之不然未有同時同官同名而同與夫差相周旋如此巧值者况太宰周官名陳有虞氏後焉得有此

魯襄請襲拂柩之誤

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使巫先拂柩

而後襲荆人悔之

按楚康王卒在襄廿八年冬斯時襄公未至楚方謀還而不果者至是請襲在廿九年春則康王已在殯矣故左傳曰請襲曰祓殯襲不是襲殯不是柩蓋國君三日而斂五日而殯沐浴含襲皆在斂前贈襲賻賵可在殯後故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襲則僖公之薨已及十年不必真以衣尸者雜記亦云致襲之禮委衣于殯東則殯後得致襲可知也若襲與柩則安能有逾月不斂逾月不攢之理

季武子死無曾點倚門事

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

按春秋昭七年季孫宿卒史孔子世家是年值孔子一十七歲方爲季氏吏郎孟子所云爲委吏者是孔子此時官卑職微尙不能身交武子未聞孔門弟子有先與之爲友者况弟子列傳子路少孔子九歲而論語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舊註謂侍坐之次以齒不以德則曾點少孔子當在八歲以下童雖狂未能倚歌也王草堂作四書正誤辨此甚具茲不備

載

宋襄不得葬夫人又葬時不得有曾子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旣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按宋襄之卒在魯僖二十三年此時孔子尙未生其必無曾子不待言也且宋襄安得葬夫人也文十六年傳云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宋襄夫人者周襄王之姊也使甸師攻昭公而殺之是宋襄夫人在宋襄死後二十六年猶能通公子鮑以殺其孫老未死也

學海類編
宋襄焉得而葬之荒唐哉

子思無嫂

子思之哭嫂也為位

按史孔子世家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生伋字子思子思生白字子上皆單傳者子思無兄焉得有嫂此與漢人謂直不疑盜嫂而不疑無兄正同况自子上至孔鮒又五傳而始有鮒弟子襄為漢惠博士遷長沙太守孔疏引孔氏連叢云一子相承以至九世是也乃註者亦知其謬是以皇氏疑此子思或是原憲

之字然原憲在當時但稱原思否則稱憲如論語原思為之宰憲問恥竝無稱子思者即檀弓稱原思亦但稱憲如云仲憲言于曾子而凡稱子思皆是孔伋如此下文申詳之哭言思也亦然言游之子苟非孔伋便加以姓其顯然分別可驗也然則此不謂之謬不得矣

附曾子問訂誤

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之不得公遂為主靈公入弔哀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于

位有司弗辨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解見主喪說

按春秋靈公無適魯之事且哀二年經書衛侯元卒即靈公也至三年而後書季孫斯卒即季桓子也然則靈公之死在季桓子前矣或曰季桓子之喪不必桓喪或是桓子為喪主耳若然則是時死者當是季平考季平之死在定公五年此時哀公未立也且桓子即主喪安得康子復為主稽顙就位據云二孤謂哀公與康子也若桓子為主不三孤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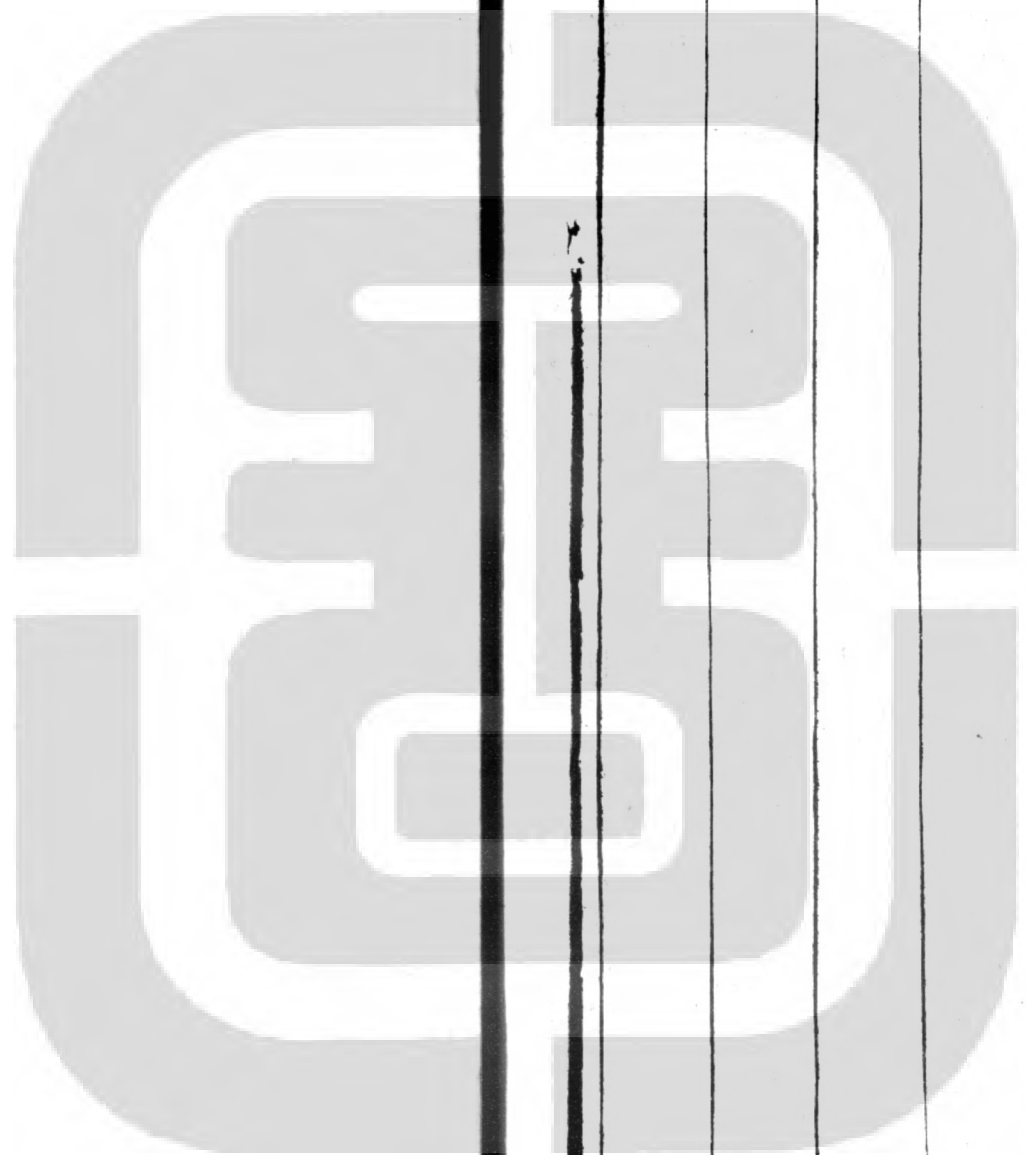
記凡稱某之喪皆指死者而言謂某之死喪也孟子公行子有子之喪謂公行喪子耳父主子喪此是正禮陋儒不識禮解作有人子

之喪檀弓子路有姊之喪豈亦有人姊耶此云季桓子喪父其誤正同

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其死也有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今之練冠自魯昭公始也

按春秋襄三十一年魯襄卒立齊歸之子稠為君是為昭公時昭公一十九歲左傳稱一十九年而有童心者即史記世家亦然及立十一年而其母齊歸之薨始見于經所云夫人歸氏薨又云葬我小君齊歸皆是也是昭公喪母時已三十歲而謂少喪其母可乎

家語載此事稱魯孝公此亦正禮記之誤而故易一人以記之者要皆不足據也



讀禮志疑卷一

清 當湖陸隴其稼書輯

欲考古禮須先知古人宮室之制古人言宮室堂上名目尤多賈公彥士喪禮疏曰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卽言戶東戶西若近房卽言房外之東房外之西若近楹卽言東楹西楹若近序卽言東序下西序下若近階卽言東階西階若自半以南無所繼屬者卽以堂言之浙米于堂是也其實戶外房外皆是堂此一條最明又按特牲記有東堂北堂鄭注東堂東夾之前近南

北堂中房而北則又是房中之分名

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又云東西牆謂之序邢疏云此謂室前堂上東廂西廂之牆也愚按曰廂曰序通在堂上自其近牆者言則曰序自楹至牆一閒統言之則曰廂今人指堂下廊廡爲廂非爾雅所謂廂

爾雅又云無室曰榭邢疏云榭有二義一者臺上構木曰榭月令可以處臺榭是也一則無室者名榭其制如今廳事春秋成周宣榭火是也郭注榭卽今堂堦者堂

堦卽今殿也殿亦無室故云卽今堂堦愚按觀此可知堂與廳之別家禮所謂遂遷于廳事

陳祥道禮書云鄭康成釋儀禮謂房當夾室北是也孔安國謂西房西夾室東房東夾室誤矣又言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鄭氏謂大夫士無西房誤矣房皆南戶愚按夾室非房大夫士無西房皆當以康成之說爲正楊氏儀禮圖亦無西房

喪服傳旣練舍外寢鄭注舍外寢于中門之外屋下壘擊爲之不塗墍所謂堊室也賈疏云練後不居舊廬還

于廬處爲屋但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得有中門大夫士
惟有大門內門兩門而已無中門而云中門外者按士
喪禮及旣夕外位惟在寢門外其東壁有廬堊室若然
則以門爲中門據內外皆有哭位其門在外內位中故
爲中門非謂在外門內門之中爲中門也愚按家禮各
歸喪次條下云中門內外而不詳中門爲何門必看賈
疏乃明 內則闔寺守之鄭注云闔寺守中門之禁與
此中門似不同
喪禮于襲大小斂獻明器及遣奠之豆籩俎皆言綉不

綉注云綉讀若紵屈也江河之間謂縈收繩索爲紵愚
按凡所陳之物少一行可陳訖者則只須言南上北上
不須言綉不綉若物多一行陳不盡須兩行三行者則
必言綉不綉假如南上之物第一行從南至北第二行
仍自南至北則謂之不綉若第一行從南至北第二行
取便卽從北至南則是綉縈收繩索之喻至切

注疏亦多疏略如旣夕篇窆及反哭皆云拾踊三拾更
也投壺則拾投哭踊則拾踊皆更爲之也注疏止云拾
更也而不詳其義又不注于窆而注于反哭前後倒置

如雍正雍府不註于特牲而註于少牢亦然
禮有讀贈一節注謂榮其多愚謂不然是欲人知其中
無他物不過是用器役器之類此是古人防患之意
賈公彥疏有極繁冗處如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去五分
一以爲帶喪服士喪禮兩篇俱有既無二義止註其一
處足矣卻兩處各累數百言孔氏郊特牲疏謂鄭注此
既破禘爲禴故于祭統春禘秋嘗不復更破其詳略之
法與賈氏異矣又玉藻疏云其六冕玉飾上下貴賤之
殊竝已具王制疏于此略而不言

既夕篇記云疾者齊養者皆齊鄭注曰正情性也最精
人于疾病之際必正其情性然後可生可死人子當父
母之疾病亦必正其情性然後可以致親之生可以送
親之死

賈公彥周禮儀禮二疏有功學者唐書不爲立傳止附
見于其師張士衡傳中其生平及字俱不可考可惜但
載其子大隱以直諫著于武后之世又載其傳業趙人
李元植元植該覽百家高宗時數召見以帝闇弱頗箴
切其短帝禮之不寤遷巴令可想見公彥之教

孔賈之解禮惟康成是從不敢絲毫有違雖其守家法不免有太過之處然猶不失爲謹慎愚讀唐書啖叔佐傳贊曰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謬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撫訕三家不本所承自因名學愚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匡陸質疑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舍成說而紛紛助所階矣

嗚呼孔賈之信康成不猶愈于啖叔佐之自信乎

士喪禮上下二篇止有主人拜賓之文而于柩于重于奠皆未嘗拜至士虞禮設饌後始言主人再拜稽首自虞以前豈經文略而不言歟抑主哀不主敬而不拜歟賓之弔奠贈贈亦皆不言拜

家禮親賓奠用香茶燭酒果儀禮賓奠不言用何物但有士受羊如受馬之文疏云所致之物或可堪爲奠于祭祀者也則所謂奠者止是致其可奠之物而非如家禮所謂奠

士虞禮記言升左肩臂臠肫骼脊脅凡七體經文于獻尸之時止言舉脊舉幹舉臠舉肩疏謂尚有臂臠肫三體不舉是君子不竭人歡不盡人忠之意其解精矣又引特牲注云欲改饌于西北隅故遺之雖義得兩施然竭歡盡忠之解所以示人者深矣

牲體之數陳祥道禮書曰前脛骨三肩臂臠音如也後脛

骨三肫音亦作膊骼音亦作臠也脊骨三正脊脰脊

橫脊也脅骨三代脅長脅亦曰短脅也正脊之前則臠

也亦謂之脰肫之上則脾也然則左右肱之肩臂臠與

左右股之肫脰骸而為十有二脊骨三與左右脅骨六

而為九骸正祭不獻神尸主人之俎兩髀不升于主人

主婦之俎臠不升吉祭之俎則祭之所用者去脾臠而

二十有一去二骸而為十九矣士喪禮特豚四鬣去蹄

兩胎音也脊肺既夕鼎實羊左胖豕亦如之然則四鬣者

殊左右肩脾而為四又兩胎一脊而為七此所為豚解

也士喪禮略豚解而已至虞然後豚解體解兼有焉若

夫正祭則天子諸侯有體解豚解大夫士有體解無豚

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故也此一條最明但又曰國

語禘郊之事則有全胥王公立飫有房胥親戚燕饗有
殺胥則全胥豚解也房胥體解也殺胥骨折也此更當同夏官

小子職參看此一條方氏古今考深以為非曰孔穎達左傳

疏全其牲體而升于俎謂之全胥豈祥道豚解七體乎

半解牲體而升于俎謂之房胥祥道謂體解二十一體

可乎體解節折而升于俎為折俎為殺胥祥道何故以

折俎解房胥而不解殺胥乎其誤也根于康成據夏官小子職

則此誤本鄭司農愚按豚解非全胥當以方氏之說為是康成

注禮運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熱其殺謂體解而爛

之雖亦引國語全胥房胥為證然賈公彥儀禮小斂疏

云禘郊先有全胥後有豚解體解是康成亦非以豚解

為全胥但說得未明致陳氏之誤耳 查禮運鄭注亦

未嘗引國語引國語者賈疏也

茅之于祭有二用鄭康成周禮注云茅以共祭之苴亦

以縮酒最明共祭之苴則鄉師所謂茅菹及易之藉用

白茅十虞禮之苴刊茅皆是也亦以縮酒則甸師所謂

蕭茅及左傳之包茅不入皆是也若禹貢之包匭菁茅

則似兼此二者之用

士虞禮祝聲三啓戶泣云將啓戶驚覺神也疏引曲禮將上堂聲必揚爲例可想見祭祀古人必曲盡鬼神之情

朱子語類云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

禮記奔喪篇疏作五十七篇

其中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同

鄭康成注此十七篇多舉古文作某則是他當時亦見此壁中之書不知如何只解此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傳焉愚按焦弱侯經籍志云永樂中御史沅州劉有年獻儀禮逸經十有八篇時未加表章旋就湮沒

夫程朱大儒所未見者有年何從而得之此非僞書則必纂輯諸經之文而成之如吳草廬儀禮逸經之類焦氏信爲古經出千百世之後則愚矣

語類曰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閒只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于情文極細密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又引陳振叔之說曰此乃是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自有箇文字此二條讀儀禮者皆不可不

知

朱子謂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愚按如豚解體解與全
胥房胥異同之處是亦不分明之一端也又如朱子疑
纒十五升抽其半然小功十二升則其纒反多于纒矣
又不知是如何疏亦不見分明又如朝溢一米賈疏最
煩然古科有二法律歷志與左傳不同處孔氏喪大記
疏言之甚明而賈疏卻不及

語類有一條問溫公儀首經綴于冠而儀禮疏說別村
而不相綴朱子曰綴也得不得無緊要愚按冠經

本別村而不嫌其綴猶衣裳本殊製而深衣不嫌于連
也禮有可通融者此類是矣 文集卷六十三胡伯量
云三禮圖經之四旁綴短繩四條以繫于武此與溫公
說不同

士虞禮疏謂據二十八月後吉祭而言禫祭以前總爲
喪祭若喪中自相對則虞爲喪祭卒哭爲吉祭愚因偶
看大學思慎獨誠意之分以意對心則意是動之端以
獨對意則獨又是意動之端與此一例也

喪大記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髻帶麻于房

中鄭注云婦人之髻帶麻于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孔疏云于房中者謂男子說髻括髮在東房婦人髻帶麻于西房也士喪禮注人括髮袒室夫士于房婦人髻于室以男子在房故婦人括髮袒室夫士惟有東房故也愚按大夫士無西房陳氏禮書不欲從康成之說以此處證之則知康成之說不可易矣陳氏集說及大全于此處並未分別東房西房殊爲疏略注疏中有截法有補法補法有二如本文所無而他處所有則移而補之如士喪禮言浴用巾而不言沃水之

器則引喪大記補之曰沃水用料既夕言主人入袒乃載而不言納車時節則取記文補之曰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閒又如喪服言曾祖父母而不言高祖則取總麻韋補之曰族祖父者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有本文所無而他處亦無則推而補之如士虞禮言籩棗烝栗擇注便推之曰棗烝栗擇則菹荊也棗烝栗擇則豆不糲籩有藤也士喪禮言復者降自後西榮注因喪大記有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一句便于此推之曰降因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有此

中鄭注云婦人之髻帶麻于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孔疏云于房中者謂男子說髻括髮在東房婦人髻帶麻于西房也士喪禮主人括髮袒眾主人免于房婦人髻于室以男子在房故婦人髻于室大夫士惟有東房故也愚按大夫士無西房陳氏禮書不欲從康成之說以此處證之則知康成之說不可易矣陳氏集說及大全于此處並未分別東房西房殊爲疏略注疏中有截法有補法補法有二如本文所無而他處所有則移而補之如士喪禮言浴用巾而不言沃水之

器則引喪大記補之曰沃水用料既夕言主人入袒乃載而不言納車時節則取記文補之曰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閒又如喪服言曾祖父母而不言高祖則取總麻韋補之曰族祖父者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有本文所無而他處亦無則推而補之如士虞禮言籩棗烝栗擇注便推之曰棗烝栗擇則菹荊也棗烝栗擇則豆不稭籩有藤也士喪禮言復者降自後西榮注因喪大記有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一句便于此推之曰降因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有此

補法然後不覺經文之疏略截法則如喪服解同居繼父及同在他邦兄弟及婦人何以不杖之婦人士喪禮君使人弔之人及既夕既窆而退之賓祭統所謂祭之日一獻郊特牲所謂古者生無爵皆是有此截法然後不覺經文之寬泛又有據彼決此法如士喪禮言主人入坐于牀東眾主人直言在其後不言坐喪大記則云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姪皆坐于東方注云此據命士彼據不命之士雜記前云期之喪練則弔後云期之喪未葬弔于鄉人哭而退注以後之期爲姑姊妹無主者有

此然後不覺經文之互異 又如考工記云知者創物疏凡知聖有若云德之知仁聖義之知聖則據賢人以下此言知聖則濬哲文明之等也

喪大記士之喪二日而殯此承上文大夫來蓋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故在士爲三日而殯者在大夫視之則止是二日也陳氏集說及大全皆略不言曲禮內陳氏亦不言死與往日是士禮喪大記君設大盤一節舊本在始死遷尸于牀之前孔疏雖云宜承濡濯棄于坎下札爛脫在此耳而仍不易

其舊古人疑則傳疑之意也陳氏竟易置之而又不注明其舊次則近武斷矣如雜記之內子以鞠衣及練則弔皆然

士虞禮及閒傳中月而禫喪服小記耐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玉藻士中武以上三中字注作閒字解曲禮上生與來日死與往日二與字注作數字解他處皆所少朱子雖云漢儒說禮制有不合者皆推之以爲商禮此便是沒理會處然亦確有是夏商之禮不可牽合者須平心以審之

士喪禮言小斂之絞廣終幅析其末而不言大斂之絞廣狹如何喪大記言大斂之絞一幅爲三不辟而不言小斂之絞廣狹如何注疏皆合兩處來解是補經之法袁了凡羣書備考言注儀禮者鄭元爲之疏者賈逵也以賈公彥爲賈逵疏謬如此豈不誤人

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居卽位于序端又大夫士旣殯而君往焉君卽位于阼疏云大斂時禮未成辟執事故卽位于序端旣殯而君往禮已成故卽位于阼階又未大斂之前君雖來主婦猶在尸西而大夫君條則云

學海類編
婦人卽位房中疏云大斂哀深故不辟君旣殯後哀殺故辟也此等處集說皆絕不分曉

士喪禮君視大斂祝負墉南面鄭注云祝南面房戶東鄉君喪大記亦有負墉南面之文鄭注亦以爲在房戶東乃儀禮刊本將房戶誤作房中楊氏圖因之遂列祝于房中不知君將視祝而踊若在房中則遠于君矣安能視之而踊此以禮記注證之可見况房無北壁見于朱子答趙子欽書安得房中有墉

喪大記鄭注云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墉中不欲眾惡其親也此解最精知此則知龍幃黼髮振容魚躍一切文物皆非得已也此與濡濯棄于坎同一用心集說于此略而不言者非

讀禮志疑卷二

清 當湖陸隴其稼書輯

月令孔疏引太史職鄭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者謂十二月中氣一周總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謂之一歲朔數者十二月之朔一周謂三百五十四日謂之爲年此是歲年相對故有朔數中數之別若散而言之歲亦年也故爾雅釋文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是也又玉藻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疏云在客曰介當云介而云擯者擯介散文則道也又

康成大宗伯注曰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疏云此對文義耳通而言之出入皆稱擯也又大司樂奏黃鐘歌大呂疏云據出聲而言曰奏據合曲而言曰歌其實歌奏通也

鄭康成既夕注云牆有布帷柳有布荒喪大記注又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則帷荒總名爲柳賈公彥疏云對而言之則帷爲牆象宮室有牆壁荒爲柳以其荒有黼黻及齊三采諸色所聚故得柳名

柳之言聚

也總而言之皆得爲牆巾奠乃牆及檀弓云周人牆置

髮皆牆中兼有柳縫人衣髮柳之村柳中兼牆愚按經文用字有此對言總言之二法不可不知注疏亦謂之對文散文又程大昌作袒免辨謂解除吉冠是之謂免免之爲言正是免冠之免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爲免而讀之如問也古今言以布繞頂及髻而謂之爲免者惟鄭氏一人愚按賈氏喪服疏孔氏喪服小記疏言括髮免髻之制詳矣程氏欲舉而盡廢之不免武斷况喪服小記明言斬衰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問喪明言不冠者之所服也則免非徒免冠可知惟服問云凡見人無免

經則當如免冠之免

學者不知對言總言之分而拘牽于文字者多矣又如太史注曰典則亦法也疏云太宰注典則法所用異異其名也其實典則與法一也大行又以大賓爲諸侯大客爲孤卿疏云賓客相對則別散文則通曲禮效犬者左牽之疏云通而言之狗犬通名若分而言之則大者爲犬小者爲狗又周禮疏曰五齊對三酒酒與齊異通而言之五齊亦曰酒又如對人疏云有足曰蟲無足曰豕

喪服小記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孔疏依鄭氏以禘爲郊天以祖之所自出爲先祖所從出之天若周之先祖出自靈威仰也鄭學之疵此爲最甚其詳見大傳注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又作叶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疏云靈威仰至汁光紀春秋緯文耀鉤文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又郊特牲疏以北極耀魄寶并五帝爲六天又引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謂指五帝皆荒誕不經

喪服小記云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鄭注云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疏云此論宗子殤死族人不得以父道爲後之事集說謂以其服服之者子爲父之服也鄭孔之說爲長

中庸言周公追王太王王季大傳言武王克商卽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大傳之追王是加以王號中庸之追王是備其王禮孔疏云中庸追王是以王禮改葬則恐未必然

大傳言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又言繫之以姓而弗別鄭注云姓正姓也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孔疏云始祖爲正姓者若炎帝姓姜黃帝姓姬高祖爲庶姓者若魯之三桓鄭之七穆集說曰姓爲正姓氏爲庶姓愚按姓氏二字分而言之則姓自姓氏自氏總而言之又皆可謂之姓

大傳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鄭注孔疏及陳氏集說皆就國君之子言大全載程子一條則就別子之子言程子之說恐非定論

大傳一條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一條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愚按祖以義爲主故義屬祖禰以仁爲主故仁屬禰非謂事禰止用仁不用義事祖止用義不用仁也仁義之分配祖禰猶之分配事親從兄親親敬長也觀兩條之末一則曰其義然也一則曰人道親親也則祖禰二者又皆可謂之義亦皆可謂之仁此仁義二字之錯綜交互者也又性理朱子有一條

云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此又仁義體用之錯綜交互者也

服問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鄭注云雖外親亦無二統孔疏不詳臨川吳氏曰母死謂己母死而父再娶雖有繼母而子仍服死母之黨詳其文義自合如此陳氏集說乃云母死謂繼母死也其母謂出母也殊謬雜記言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

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鄭注云今大夫喪服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己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爲則屬于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詳鄭意是以晏子所服爲先王之禮王肅則駁之曰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

子云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餽粥之食自天子達春秋之時尊者尚輕簡喪服禮制遂壞羣卿專政晏子惡之故服麤衰枕草于當時爲重是以平仲云惟卿爲大夫遜辭以避害也大夫與士異者大夫以上在喪斂時弁經士冠素委貌詳王意是以弁經委貌之異爲先王之禮而晏子所服爲周衰變禮二說雖殊然其以雜記之言爲先王之禮則一也陳氏禮書云周衰禮變而齊之服于是有等故大夫以尊而伸服斬衰枕出土以卑而屈服齊衰枕草而已禮記或記先王或記末世其可以末

世之事而論先王之時哉鄭氏以此爲真先王之禮宜爲王肅之所攻也禮書之意則是以雜記所言卽是衰周變禮其說較王鄭爲長陳澧集說卽禮書之意也麤衰枕草其非先王所制之士服甚明觀旣夕是士禮而云枕由可知雖孔疏曲爲之解曰旣夕是廣說此是阿鄭意耳難信也又按晏子所服依鄭說則比大夫之服爲輕依王說則比當時大夫之服爲重禮書用鄭說愚謂此當以王肅之說爲正若杜預左傳注直以麤衰斬爲斬衰枕草與枕由無二則謬矣

雜記言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齊之眾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眾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孔疏所以知此酢是受賓長酢者緣士虞禮主人主婦獻尸受酢之時皆卒爵而此惟齊之故知是賓長酢也陳氏集說亦指賓長言而不言尸酢卒爵則無根據矣

雜說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鄭注云言小君服輕亦內除也陳氏集說不承內除說則豈小君兄弟之喪

自始至終止發諸顏色者不飲食已乎

雜記云祥主人之除也于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此亦就祥言之耳注疏因廣言之曰從祥至言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元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縵冠四也逾月吉祭元冠朝服五也既祭元端而居六也此最有益于經

雜記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孔鄭皆言是以喪事贈賙來者于前先已來弔今重至故待之如此若于此時始弔者則衛將軍文子之爲之是矣其將如何解乎

說甚確陳氏集說泥就弔者言則衛將軍文子之事又將如何解乎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見于雜記又見于服問又見于曾子問而服問尤嚴雖一免經一脫衰猶不可而况如張江陵李文達之事乎

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鄭注此謂父在爲母也集說因之然喪服小記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又云爲父母妻長子禫不知康成何以獨主父在爲母言

學海類編 卷二 禮 九
雜記如三年之喪則既顛其練祥皆行注云顛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顛此可見古人變通處

雜記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鄭注云喪尙哀言敬爲上者疾時尚不能敬也愚謂敬亦從哀生哀之至自能敬不能敬亦是哀淺分而言之則是二事如問喪問傳止說得哀若士喪禮喪大記則庶幾于敬矣所謂附于棺附于身者必誠必信也

雜記大功將至辟琴瑟君子豈但不奪人之喪已乎雜記言喪者不遺人又言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此二

事今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然豈可不知其爲禮之變哉

雜記管仲晏平仲一條及子貢觀于蜡一條可想見時中之義○管晏一條又見禮器

內亂不與焉注疏引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爲證而又引公子友之逐慶父趙宣子之不討賊以見力能討之者不得以此藉口愚謂伯玉之從近關出亦是內亂不與之意

雜記載釁廟之禮上云是交神明之道注疏竝不言交神明所以必須釁者何故此禮甚覺無謂

幾亭言禮之于天地亟矣以爲天下則消患于未然以修己則防欲于未萌至哉言乎

曾子問道而出鄭注云祖道也又引聘禮出祖釋軼祭酒脯爲證孔疏云祖始也釋酒脯之奠于軼爲行始也有宮內行神之軼有城外祖祭之軼又引左傳軼涉山川爲證蓋軼本山行之名而借以爲祭神之名然今左傳軼作跋

曾子問奠而後辭于殯鄭注云殯當爲賓聲之誤也陳氏集說乃止云殯音賓則似殯字原有賓音而不見其

誤矣此等處皆失傳疑之意又如郊特牲云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于旦明之義也鄭注云旦當爲神篆字之誤也集注亦止云旦音神王制庶人縣封鄭注當爲縣窆集說亦止音窆○凡告用牲幣鄭注云牲當爲制字之誤也殤不祔祭鄭注云祔當爲備聲之誤也牲音制祔音備牲字原有制音祔字原有備音

曾子問父沒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于禩此言父沒除喪之後始遇當冠之期而行此冠禮非謂喪內不可因喪而冠必至除喪乃冠也雜記明言以喪冠者雖三年

之喪可也陳氏集說乃云齊喪以下可因喪服而冠斬衰不可孔鄭注疏竝無此說不知陳氏何所據

檀弓譏朝祥暮歌者曾子問曰脫衰與奠非禮也皆病其忘哀太速故子于是日哭則不歌

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觀此則知後世有未婚而守節者非禮明矣

曾子問有老聃孔疏云爲周柱下史陳氏集說乃引石梁先生之說曰此老聃非作五千言者不知石梁何所

據

曾子問魯昭公少喪其母孔鄭以左傳昭公母齊歸薨之年考之疑非昭公集說不應略而不言

曾子問非弗能勿除也疑衍一勿字孔疏集說皆未明曾子問言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勿爲後也此爲後以父道事之與喪服小記爲殤後不同小記是以繼統言曾子問是以繼嗣言然以殤而勿繼嗣則固有繼嗣者矣嘉靖時大禮議主繼統不繼嗣者固不爲無見然槩云爲人後者爲之子是漢儒附會之說則亦無以服漢儒

奔喪篇云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鄭注云謂以君命有爲者也愚按此注最善今人居喪任意變禮動云不得已玩鄭氏此注則不得藉口矣

子上不喪出母孔疏鄭注及陳氏集說皆引儀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但陳氏則云伯魚子上皆爲父後禮當不服而以服者爲過孔疏鄭注則云子思旣在子上當爲出母有服而以不服者爲非陳氏說本橫渠張子今從之○朱子答林擇之書則又云按喪服傳出母之服期但爲父後者無服耳子思此事不可

曉兼汙隆之說亦似無交涉或記者之誤歟

孔子殯于五父之衢集說力辨其誣可以正史記及孔鄭之失○陳幾亭謂誅少正卯之事左傳不載孟子不言此穰苴孫武行兵立威之法豈聖人爲政之道家語不可盡信朱子亦譏其爲妄此皆力衛聖道之言

目次

讀禮志疑卷三

清 當湖陸隴其稼書輯

檀弓夏后氏尙黑條下疏云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
 改正朔若孔安國註尙書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革命創
 制改正易服是從湯始改正朔也又疏因鄭氏之說推
 之曰舜以十一月爲正堯以十二月爲正高辛氏以十
 三月爲正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少皞氏以十二月爲
 正黃帝以十三月爲正神農以十一月爲正女媧以十
 二月爲正伏羲以上未有聞焉愚按正朔之改孔安國

鄭康成既各爲一說今亦難以臆斷也

孔疏講三統只云建子之月爲正者謂之天統以天之陽氣始生建丑之月爲地統者以其物惟在地中含養萌芽建寅之月爲人統者以其物出于地人功當須修理統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也

皆只是就一歲言

至邵康節乃

有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之說又是推到天地人最初起頭處

孟獻子禫一條孔疏云依禮禫祭暫縣省樂而不恆作也至二十八日乃始作樂又依禮禫後吉祭乃始復寢

當時人禫祭之後則恆作樂未至吉祭而復寢今孟獻子既禫暫縣省樂而不恆作比可以御婦人而不入寢雖于禮是常而特異餘人故夫子善之云獻子加于人一等矣不謂加于禮一等愚按是加于人不是加于禮說得最有關係集說乃略不及此可謂淺矣

祥禫之月鄭元王肅之說不同孔疏于孟獻子禫條辨之詳矣集說于此既主鄭說而于下文祥而縞是月禫後月樂又載馬氏之說卻仍是王肅之意前後舛錯

朱子文集卷六十三答胡伯量亦云中月而禫鄭注虞

學海類編
禮爲是故杜佑亦從此說

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疏云樂其所自生謂愛樂己之王業所由生若舜由紹堯之德則樂名大韶禹由治水廣大中國則樂名大夏禮不忘其本謂先王制禮其王業根本由質而興則制禮不忘其本而尚質若由文而興亦然解得甚明集說卻云樂生而敦本禮樂之道也含糊不明

孔氏禮法之宗也乃伯魚子上之母則出子思之母則嫁皆見于檀弓閨門之內何其多故耶○陸翼王集說

補正曰按孔子年十九娶宋开官氏女明年生子適魯昭公賜之二鯉孔子榮君之賜因以名之至六十六而开官夫人卒則無出妻之事可知聖門禮義之宗豈有三世出妻者其爲異學詆毀無疑也

司士賁告于子游曰請襲于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蓋襲于牀本禮也子游不據禮答之而專輒許諾則如禮自己出矣縣子所以譏之孔鄭及集說解得最好玩此則知凡著書引用先儒舊說而不著其姓氏皆縣子之所譏也

有子與子游論踊曰情在于斯其是也夫此是有子不欲用踊近于棘子成質而已矣之意集說欲回獲有子殊覺支離孔疏明白

檀弓記曾子失禮之事甚多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七日則子思正之既祖反宿禭裘而弔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小斂之奠在西方則皆子游正之齊衰而哭子張後人亦疑之甚矣窮理之難也集說載劉氏之記以爲是不可盡信是徒知尊曾子而豈知此理之不易窮耶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鄭注庚

償也集說略而不注失之疏若鄭注謂子皋恃寵虐民集說謂其愚而過慮則集說得之

齊之餓者不食嗟來之食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鄭注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孔疏狂者進取一槩之善仰法夷齊耿介狷者直申己意不從無禮之爲而餓者有此二性故止之愚按孔鄭看狂狷最好陳幾亭亦謂狂狷器局雖殊而行事非背馳也

晉獻文子成室鄭注解獻爲賀自妙集說駁之拘矣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集說謂莊公爲子般所弒何其繆誤至此又按大全檀弓長樂陳氏引證錯繆虛尤多如知悼子卒條則曰叔弓之卒隱公不與斂魯人有周豐條則曰孔子對哀公以孝慈則忠釋經而疏忽如此何以垂訓○此與大學大全玉溪虛氏謂孟獻子師子思同一憤憤○陳幾亭謂弒逆之事凡在官者殺無赦爲左右使令當救護而不救護者言也按檀弓諸注疏皆不如此解不知幾亭何據檀弓管庫之士鄭注管鍵也孔疏云鍵謂鎖之入內者

俗謂之鎖須管謂夾取鍵今謂之鑰匙則是管鍵爲別物而云管鍵者對則細別散則大同爲鍵而有故云管鍵又月令孟冬之月修鍵閉慎管籥鄭注云鍵牡閉牝也管籥搏鍵器也孔疏云凡鎖器入者謂之牡受者謂之牝管籥一物以鐵爲之似樂器之管籥摺于鎖內以搏取其鍵也愚按合二處觀之則管鍵是二物而又可統謂之管鍵閉是二物而又可統謂之鍵古人用字往往如此

旅酬之禮見于特牲有司徹鄉射鄉飲酒燕禮者參差

不等故語類中庸卷內朱子所解旅酬其說亦不一語類朱子論導飲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主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此只就獻酬之初賓奠觶未舉時而言若到旅酬之時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則賓之所飲亦不止一杯矣中庸大全將朱子此條載于旅酬下殊欠分曉蒙引又爲之說曰導飲者自飲以導賓飲也賓既飲仍以酢主人主人又飲也朱子所謂主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此說尤謬戾考儀禮獻有酢而酬無酢安得如此

說乎

又中庸大全載白雲許氏之說亦止到旅酬之大略而止考別本許氏尙有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于其長亦先自飲如旅酬所謂下爲上也等語不知大全何故刪之○鄭康成中庸注云旅酬下爲上者謂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較章句尤明蓋鄭注只是舉特牲以爲例中庸所云旅酬原不必如特牲也

舊本儀禮特牲篇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

條內脫卻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十一字以儀禮經傳及楊氏儀禮圖考之可見蒙引解中庸旅酬之義最為鶻突其曰舉觶非就是各勸其長飲也只是洗盞更酌而歸之于其長其長則將此觶往勸他人飲耳絕不及弟子卒觶一節殊非儀禮之意豈其所見之儀禮乃舊本之脫落者耶

特牲記止有四觶疏云一酌奠于鋤南餘有三在主人洗一觶酬賓奠于薦北賓舉奠于薦南此未舉也下篚有二觶在及兄弟弟子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

主人酬賓儀此亦未舉也下篚仍有一觶在尸羞之後

賓始舉奠觶行旅酬辯卒受者以虛觶奠于下篚還有

二觶至為加爵者作止爵長兄弟亦坐舉其奠觶酬賓

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辨卒受者未實觶于篚時賓弟子

兄弟弟子洗觶各酌舉觶于其長即用其篚二觶卒受

者未奠之故三觶並用也兄弟以下至酬賓儀舊本及毛本俱誤作長兄弟洗觶為

加爵眾賓長為加爵如初爵正今以文義求之故正如上云云愚按此則所謂賓弟子

兄弟弟子各舉觶于其長者止是一箇賓弟子一箇兄

弟弟子非是合階下之賓弟子兄弟弟子一齊舉觶也

故有司徹疏云鄉飲酒及鄉射特牲等皆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二人舉觶爲無筭爵始儻尸乃以二人爲旅酬始者此儻尸別一禮與彼不同蒙引謂長非一二人賓弟子兄弟弟子亦非止一二人一時竝舉亦未詳儀禮之意矣

特牲記注謂男子獻于堂上旅于堂下婦人獻于南面旅于西面然有司徹二人洗觶旅酬則在堂上蓋亦因儻尸別一禮故然至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則仍在堂下矣

吉祭喪祭古人分別甚微如曾子問鄭注云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筭爵是何等次第

少牢疏云左執筮及擊筮之筮皆是著以其用著爲筮故名著爲筮愚按古人用字之法如此者甚多當類推之

少牢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某字也注疏引左傳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則某又或是諡也其解與杜注不同杜注是言或以字爲氏或以諡爲氏故將諸侯以字四字爲句儀禮注疏是言大夫或因字爲諡故將諸侯

以字爲諡六字爲句左傳之解自當以杜氏爲正若依鄭解則公子展先以展爲諡而後命以爲氏其說未知何據

特牲少牢筮尸云以某之某爲尸注云字尸父而名尸疏云鄭知字尸父而名尸者曲禮云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鄭氏注云爲其失子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又云卒哭乃諱諱則不稱名故知尸父云某是字尸既對父故某爲名此等注疏最精細但特牲已詳少牢又復詳釋不亦煩乎

特牲前期三日筮尸少牢祭前一日筮尸特牲祭前一日視濯少牢祭之朝乃視濯特牲宿尸宗人擯祝傳命少牢惟有祝擯注疏皆云士卑不嫌故得與人君同大夫尊不敢與人君同楊氏儀禮圖分別兩篇不同處最詳此卻未及

少牢云肩臂臄膊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愚按俎之上下有以縱言者有以橫言者肩臂臄膊骼在兩端此以縱之上下言也脊脅肺肩在上此以橫之上下言也閱楊氏圖如是賈疏殊欠分明

古人言禮不能處處皆詳因其詳處推到略處則彼此皆明如少牢云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料鄭注云設水用罍沃盥用料禮在此也疏云言禮在此者以士冠禮直言水在洗東士昏禮亦直言水在洗東鄉飲酒特牲記亦云然皆不言罍器亦不云有料其燕禮大射雖云罍水又不言有料故鄭云凡此等設水用罍沃盥用料其禮具在此又少牢云上利升羊載右胖脾不升肩臂臠膊骼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竝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肺祭

肺三皆切肩臂臠膊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鄭注云凡牲體之數及載備于此疏云前體肩臂臠兩相爲六後體膊骼兩相爲四短脅正脅代脅兩相爲六脊有三總爲十九體惟不數彘二通之爲二十一體二彘正祭不薦于神尸故不言是牲體之數備于此此皆因其詳而知其略可悟解經之法尸入正祭條凡舉幹舉魚舉腊舉骼舉肩皆上佐食也受加于所者皆云佐食則是下佐食也獨舉腊則云上佐食受加于所疑衍一上字

學海類編
特牲疏云主婦亞獻洗爵于房中則房中有爵又主婦獻祝及佐食訖以爵入于房後主婦致爵于主人還是房內爵愚按少牢云有司贊者取爵于筐以升授主婦贊者于房戶然則特牲房內有爵少牢房內無爵然注疏皆未明言其所以不同處

少牢四人簋疏云上佐食東面近南下佐食西面近北注云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南楊氏圖因之然佐食與佐食賓長與賓長所以不得東西相當之故注疏皆無確據疏雖云以其尸東面近南今

尸起上佐食居尸坐處明知位次如此然上佐食固當東面近南矣下佐食何以不得西面近南乎

有司徹疏云蕡麻有實臬麻無實鄭云蕡臬實者舉其類耳若竹器圓曰箎方曰箎鄭注論語亦云箎箎亦是舉其類也又疏云有骨曰鸞無骨曰醢昌菹醢者卽周禮麋鸞鸞散文亦名醢此皆是注疏活法若不知此活法則窒礙者多矣

疏內用字如同時則云俱時之類則云之等如此字法今人罕用見有司徹主婦薦豆籩條○又據彼決此疏

內往往單用一決字如有司徹賓長獻尸條云不使兄弟不稱加爵大夫尊也者此決特牲云長兄弟爲加爵又眾賓長爲加爵不言獻

特牲云三獻作止爵注云賓也謂三獻者以事命之有司徹云尸作三獻之爵注云上賓所獻爵疏云不言上賓而言三獻者以其主人主婦并此賓長備三獻因號上賓爲三獻是以事名官者也按三獻之疏略于特牲而詳于有司徹先後倒置

經文有倒一字而意遂異者如三獻作止爵及尸作三獻之爵是也有倒一字而意仍不異者如司馬羞潛魚一司士羞一潛魚注疏竝無別解是也

玩儀禮節文最可想見古人從容氣象如有司徹主人獻賓條主人洗爵長賓辭此時主人卽對可也必奠爵于篚興對又賓主卒爵卽奠爵拜可也必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何等從容

若不賓尸及皆如儻禮一作賓一作儻注疏竝不詳其故

有司徹主人獻賓條賓坐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階

學海類編
西南此西面是言祭之向西非言賓西面也玩圖可見
注疏皆不明

儀禮所謂坐奠爵坐取爵坐卽是跪朱子集中有跪坐
拜說甚明

儀禮文有意同而詳略異者如有司徹主人洗升酌獻
兄弟于阼階上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主人降洗升獻
私人于阼階上或言洗升或言洗或言洗降升其義一
也洗無有不降且升者

主人爲尸賓而洗則尸賓辭爲兄弟內賓私人而洗則
皆不辭亦是賤不得備禮之意與主人拜眾賓于門東
三拜眾賓門東北面皆答一拜例同

旅酬之禮特牲與饋尸不同者特牲一人舉觶爲旅酬
始二人舉觶爲無筭爵始饋尸一人舉觶爲無筭爵始
二人舉觶爲旅酬始特牲之旅酬無筭爵皆在堂下饋
尸之旅酬在堂上無筭爵在堂下特牲有賓弟子舉觶
之事饋尸無賓弟子舉觶之事特牲之旅酬一饋尸之
旅酬再特牲尸不與旅酬饋尸尸亦與旅酬此五事皆
不同若賈疏言下大夫不饋尸者闕旅酬直行無筭爵

玩經文卻不見得如此

